



王陽明全集

文錄三四五

正

特別
20
3059
2



門 20
號 3059
卷 2



河東重刻陽明先生文錄卷之三

書三

始嘉靖丙戌至戊子

寄鄒謙之 丙戌

比遭家多難工夫極費力因見得良知兩字比舊愈加親切真所謂大本達道舍此更無學問可講矣隨處體認天理之說大約未嘗不是只要根究下落即未免捕風捉影縱令鞭辟向裏亦與聖門致良知之功尚隔一塵若復失之毫釐便有千里之謬矣四方同志之至此者但以此意捫掇之無不即有省發只是著實能透徹者甚亦不易得也世間無志之人既

易日全集文錄

卷之三



已見驅於聲利詞章之習間有知得自己性分當求者又被一種似是而非之學兜絆羈縻終身不得出頭緣人未有真爲聖人之志未免挾有見小欲速之私則此種學問極是支吾眼前得過是以雖在豪傑之士而任重道遠志稍不力卽且安頓其中者多矣謙之之學旣已得其大原近想涉歷彌久則功夫當益精明矣無因接席一論以資切劘傾企如何范祠之建實亦有裨風教僕於大字本非所長况已久不作所須祠扁必大筆自揮之乃佳也使還值歲冗不盡欲言

二 丙戌

承示諭俗禮要大抵一宗文公家禮而簡約之切近人情甚善甚善非吾謙之誠有意於化民成俗未肯汲汲爲此也古禮之存於世者老師宿儒當年不能窮其說世之人苦其煩且難遂皆廢置而不行故今之爲人上而欲導民於禮者非詳且備之爲難惟簡切明白而使人易行之爲貴耳中間如四代位次及祔祭之類固區區向時欲稍改以從俗者今皆斟酌爲之於人情甚協蓋天下古今之人其情一而已矣先王制禮皆因人情而爲之節文是以行之萬世而

陽明先生文集卷之三
皆準其或反之吾心而有所未安者非其傳記之訛
闕則必古今風氣習俗之異宜者矣此雖先王未之
有亦可以義起三王之所以不相襲禮也若徒拘泥
於古不得於心而冥行焉是乃非禮之禮行不著而
習不察者矣後世心學不講人失其情難乎與之言
禮然良知之在人心則萬古如一日苟順吾心之良
知以致之則所謂不知足而為履我知其不為蕢矣
非天子不議禮制度今之為此非以議禮為也徒以
末世廢禮之極聊為之兆以興起之故特為此簡易
之說欲使之易知易從焉耳冠婚喪祭之外附以鄉

約其於民俗亦甚有補至於射禮似宜別為一書以
教學者而非所以求論於俗今以附於其間卻恐民
間以非所常行視為不切又見其說之難曉遂并其
冠婚喪祭之易曉者而棄之也文公家禮所以不及
於射或亦此意也歟幸更裁之令先公墓表決不負
約但何在紛冗憂病中近復咳患盛作更求假以日
月耳施濮兩生知解甚利但已經爐鞴則煅煉為易
自此益淬礪之吾見其成之速也書院新成欲為諸
生擇師此誠盛德之事但劉伯光以家事促歸魏師
伊乃兄適有官務倉卒往視何廷仁近亦歸省惟黃

正之尚留彼意以登壇說法非吾謙之身自任之不
可須事定後卻與二三同志造訪因而連留旬月相
與砥礪開發效匡翼之勞亦所不辭也祠堂位次祔
祭之義往年曾與徐曰仁備論曰仁嘗記其畧今使
錄一通奉覽以備採擇或問文公家禮高曾祖禰之
位皆西向以次而東於心切有未安陽明子曰古者
廟門皆南向主皆東向合祭之時昭之遷主列於北
牖穆之遷主列於南牖皆統於太祖東向之尊是故
西向以次而東今祠堂之制既異於古而又無太祖
東向之統則西向之說誠有所未安曰然則今當何

如曰禮以時為大若事死如事生則宜以高祖南向
而曾祖禰東西分列席皆稍降而弗正對似於人心
為安曾見浦江鄭氏之祭四代考妣皆異席高考妣
南向曾祖禰考皆西向妣皆東向各依世次稍退半
席其於男女之別尊卑之等兩得其宜今吾家亦如
此行但恐民間聽事多淺隘而器物亦有所不備則
不能以通行耳又問無後者之祔於已之子姪固可
下列矣若在祖宗之行宜何如祔陽明子曰古者大
夫三廟不及其高矣適士二廟不及其曾矣今民間
得祀高曾益亦體順人情之至例以古制則既為僭

屍在其行之無後者乎古者士大夫無子則為之置
後無後者鮮矣後世人情偷薄始有棄貧賤而不嗣
者古所謂無後皆殤子之類耳祭法王下祭殤五適
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諸侯下祭三大夫二
適士及庶人祭子而止則無後之祔皆子孫屬也今
民間既得假四代之祀以義起之雖及弟姪可矣往
年湖湘一士人家有曾伯祖與堂叔祖皆賢而無後
者欲為立嗣則族眾不可欲弗祀則思其賢有所不
忍也以問於某某曰不祀二三十年矣而追為之嗣
勢有所不行矣若在士大夫家自可依古族厲之義

於春秋二社之次特設一祭凡族之無後而親者各
以昭穆之次配祔之於義亦可也

三 丙戌

教札時及足慰離索兼示論語講章明白痛快足以
發朱註之所未及諸生聽之當有油然而興者矣後
世人心陷溺禍亂相尋皆由此學不明之故只將此
學字頭腦處指撥得透徹使人洞然知得是自己生
身立命之原不假外求如木之有根暢茂條達自有
所不容已則所謂悅樂不愠者皆不待言而喻書院
記文整嚴精確迥爾不群皆是直寫胸中實見一洗

近儒影響雕飾之習不徒作矣某近來卻見得良知兩字日益真切簡易朝夕與朋輩講習只是發揮此兩字不出緣此兩字人人所自有故雖至愚下品一捉便省覺若致其極雖聖人天地不能無憾故說此兩字窮劫不能盡世儒尚有致疑於此謂未足以盡道者只是未嘗實見得耳近有鄉大夫謂某講學者云除卻良知還有甚麼說得不審邇來謙之於此兩字見得比舊又如何矣無因一面扣之以快傾渴正之去當能略盡鄙穢不能一後世大患全是士夫以虛文相誑畧不

知有誠心實意流積成風雖有忠信之質亦且迷溺其間不自知覺是故以之爲子則非孝以之爲臣則非忠流毒扇禍生民之亂尚未知所抵極今欲救之惟有返朴還淳是對症之劑故吾儕今日用工務在鞭辟近裏刪削繁文始得然欲鞭辟近裏刪削繁文亦非草率可能必須講明致良知之學每以言於同志不識謙之亦以爲何如也講學之後望時及之

四 丙戌

正之歸備談政教之善勤勤懇懇開誘來學毅然以斯道爲己任其爲喜幸何如可言前書虛文相誑之

陽明先生文集卷之三
說獨以嘅夫後儒之沒溺詞章雕鏤文字以希世盜
名雖賢知有所不免而其流毒之深非得根器力量
如吾謙之者莫能挽而回之也而謙之顧猶歉然欲
以猛省寡過此正吾謙之之所以為不可及也欣嘆
欣嘆學絕道喪之餘苟有興起向慕於是學者皆可
以為同志不必銖稱寸度而求其盡合於此以之待
人可也若在我之所以為造端立命者則不容有毫
髮之或爽矣道一而已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
謂之知釋氏之所以為釋老氏之所以為老百姓日
用而不知皆是道也寧有二乎今古學術之誠偽邪

正何啻砒砒美玉然有眩惑終身而不能辯者正以
此道之無二而其變動不拘充塞無間縱橫顛倒皆
可推之而通世之儒者各就其一偏之見而又飾之
以比擬做像之功文之以章句假借之訓其為習熟
既足以自信而條目又足以自安此其所以誑已誑
人終身沒溺而不悟焉耳然其毫釐之差而乃致千
里之謬非誠有求為聖人之志而從事於惟精惟一
之學者莫能得其受病之源而發其神奸之所由伏
也若某之不肖蓋亦嘗陷溺於其間者幾年悵悵然
既自以為是矣賴天之靈偶有悟於良知之學然後

吾儕保可徑省
如云吾者不覺
亦不覺

陽明先生文集卷之三
悔其向之所為者固包藏禍機作偽於外而心勞日拙者也十餘年來雖痛自洗剔創艾而病根深痼萌蘖時生所幸良知在我操得其要譬猶舟之得舵雖驚風巨浪顛沛不無尚猶得免於傾覆者也夫舊習之溺人雖已覺悔悟而其克治之功尚且其難若此又况溺而不悟日益以深者亦將何所抵極乎以謙之精神力量又以有覺於良知自當如江河之注海沛然無復能有為之障礙者矣默成深造之餘必有日新之得可以警發昏惰者便問不惜款款示及之

五 丙戌

張陳二生來適歸餘姚祭掃遂不及相見殊負深情也隨事體認天理即戒慎恐懼工夫以為尚隔一塵為世之所謂事事物物皆有定理而求之於外者言之耳若致良知之功明則此語亦自無害不然即猶未免於毫釐千里也來喻以為恐主於事者蓋已深燭其弊矣寄示甘泉尊經閣記甚善甚善其間大意亦與區區稽山書院之作相同稽山之作向嘗以寄甘泉自謂於此學頗有分毫發明今甘泉乃謂今之謂聰明知覺不必外求諸經者不必呼而能覺之類則似急於立言而未暇細察鄙人之意矣後世學術

陽明全集文錄 卷之三
之不明非為後人聰明識見之不及古人大抵多由
勝心為患不能取善相下明知其說之已是矣而又
務為一說以高之是以其說愈多而惑人愈甚凡今
學術之不明使後學無所適從徒以致人之多言者
皆吾黨自相求勝之罪也今良知之說已將學問頭
腦說得十分下落只是各去勝心務在共明此學隨
人分限以此循循善誘之自當各有所至若只要自
立門戶外假衛道之名而內行求勝之實不顧正學
之因此而益荒人心之因此而愈惑黨同伐異覆短
事長而惟以成其自私自利之謀仁者之心有所不

忍也甘泉之意未必出此因事感觸輒漫及之蓋今
時講學者大抵多犯此症在鄙人亦或有所未免然
不敢不痛自克治也如如何何

答友人

丙戌

君子之學務求在己而已毀譽榮辱之來非獨不以
動其心且資之以為切磋砥礪之地故君子無入而
自得正以其無入而非學也若夫聞譽而喜聞悔而
戚則將惶惶於外惟日之不足矣其何以為君子往
年 駕在留都左右交讒某於 武廟當時禍且不
測僚屬咸危懼謂群疑若此宜圖所以自解者某曰

陽明先生文集卷之三
九
君子不求天下之信已也自信而已吾方求以自信之不暇而暇求人之信已乎某於執事爲世交執事之心某素能信之而顧以相訊若此豈亦猶有未能自信也乎雖然執事之心又焉有所不自信者至於防範之外意料所不及若校人之於子產者亦安能保其必無則執事之懇懇以詢於僕固君子之嚴於自治宜如此也若楚人有宿於其友之家者其僕竊友人之履以歸楚人不知也適使其僕市履於肆僕私其直而以竊履進楚人不知也他日友人來過見其履在楚人之足大駭曰吾固疑之果然竊吾履遂

與之絕逾年而事暴友人踵楚人之門而悔謝曰吾不能知子而繆以疑子吾之罪也請爲友如初今執事之見疑於人其有其無某皆不得而知縱或有之亦何傷於執事之自信乎不俟逾年吾見有踵執事之門而悔謝者矣執事其益自信無怠固將無入而非學亦無入而不自得也矣

答友人問 丙戌

問自來儒先皆以學問思辯屬知而以篤行屬行分明是兩截事今先生獨謂知行合一不能無疑曰此事吾已言之屢屢凡謂之行者只是著實去做

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三 十一
這件事若著實做學問思辯的工夫則學問思辯亦便是行矣學是學做這件事問是問做這件事思辯是思辯做這件事則行亦便是學問思辯矣若謂學問思辯之後然後去行却如何懸空先去學問思辯得行時又如何去得箇學問思辯的事行之明覺精察處便是知知之真切篤實處便是行若行而不能精察明覺便是冥行便是學而不思則罔所以必須說箇知知而不能真切篤實便是妄想便是思而不學則殆所以必須說箇行元來只是一箇工夫凡古人說知行皆是就一箇工夫上補偏救弊說不似今

人截然分作兩件事做某今說知行合一雖亦是就今時補偏救弊說然知行體段亦本來如是吾契但著實就身心上體履當下便自知得今却只從言語文義上窺測所以牽制支離轉說轉糊塗正是不能知行合一之弊耳

象山論學與晦庵大有同異先生嘗稱象山於學問頭腦處見得直截分明今觀象山之論却有謂學有講明有踐履及以致知格物為講明之事乃與晦庵之說無異而與先生知行合一之說反有不同何也

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三 十一
曰君子之學豈有心於同異惟其是而已吾於象山
之學有同者非是苟同其異者自不掩其為異也吾
於晦庵之論有異者非是求異其同者自不害其為
同也假使伯夷柳下惠與孔孟同處一堂之上就其
所見之偏全其議論斷亦不能皆合然要之不害其
同為聖賢也若後世論學之士則全是黨同伐異私
心浮氣所使將聖賢事業作一場兒戲看了也

又問知行合一之說是先生論學最要緊處今既
與象山之說異矣敢問其所以同

曰知行原是兩箇字說一箇工夫這一箇工夫須著

此兩箇字方說得完全無弊病若頭腦處見得分明
見得原是一箇頭腦則雖把知行分作兩箇說畢竟
將來做那一箇工夫則始或未便融會終所謂百慮
而一致矣若頭腦見得不分明原看做兩箇了則雖
把知行合作一箇說亦恐終未有湊泊處况又分作
兩截去做則是從頭至尾更沒討下落處也

又問致良知之說真是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
象山已於頭腦上見得分明如何於此尚有不同
曰致知格物自來儒者皆相沿如此說故象山亦遂
相沿得來不復致疑耳然此畢竟亦是象山見得未

陽明先生全集卷之三
精一處不可掩也

又曰知之真切篤實處便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便是知若知時其心不能真切篤實則其知便不能明覺精察不是知之時只要明覺精察更不要真切篤實也行之時其心不能明覺精察則其行便不能真切篤實不是行之時只是真切篤實更不要明覺精察也知天地之化育心體原是如此乾知大始心體亦原是如此

答南元善

丙戌

別去忽踰三月君嘗思念輒與諸生私相慨嘆計歸

程之所及此時當到家久矣太夫人康強貴眷無恙渭南風景當與柴桑無異而元善之識見興趣則又有出於元亮之上者矣近得中塗寄來書讀之恍然如接顏色勤勤懇懇惟以得聞道為喜急問學為事恐卒不得為聖人為憂疊疊千數百言畧無一字及於得喪榮辱之間此非真有朝聞夕死之志者未易以涉斯境也浣慰何如諸生遍觀傳誦相與嘆仰歎服因而興起者多矣世之高抗通脫之士捐富貴輕利害棄爵祿决然長往而不顧者亦皆有之彼其或從好於外道詭異之說投情於詩酒山水技藝之樂

陳明齋文集卷之三
又或奮發於意氣感激於憤悱牽溺於嗜好有待於物以相勝是以去彼取此而後能及其所之既倦意衡心鬱情隨事移則憂愁悲苦隨之而作果能捐富貴輕利害棄爵祿快然終身無入而不自得已乎夫惟有道之士真有以見其良知之昭明靈覺圓融洞徹廓然與太虛而同體太虛之中何物不有而無一物能為太虛之障碍蓋吾良知之體本自聰明睿知本自寬裕溫柔本自發強剛毅本自齊莊中正文理密察本自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本無富貴之可慕本無貧賤之可憂本無得喪之可欣戚愛憎之可取舍

蓋吾之耳而非良知則不能以聽矣又何有於聰目而非良知則不能以視矣又何有於明心而非良知則不能以思與覺矣又何有於睿知然則又何有於寬裕溫柔乎又何有於發強剛毅乎又何有於齊莊中正文理密察乎又何有於溥博淵泉而時出之乎故凡慕富貴憂貧賤欣戚得喪愛憎取舍之類皆足以蔽吾聰明睿知之體而窒吾淵泉時出之用若此者如明目之中而翳之以塵沙聰耳之中而塞之以木楔也其疾痛鬱逆將必速去之為快而何能忍於時刻乎故凡有道之士其於慕富貴憂貧賤欣戚得

喪而取舍愛憎也若洗目中之塵而拔耳中之楔其於富貴貧賤得喪愛憎之相值若飄風浮靄之往來變化於太虛而太虛之體固常廓然其無碍也元善今日之所造其殆庶幾於是矣乎是豈有待於物以相勝而去彼取此激昂於一時之意氣者所能強而聲音笑貌以爲之乎元善自愛元善自愛關中自古多豪傑其忠信沈毅之質明達英偉之器四方之士吾見亦多矣未有如關中之盛者也然自橫渠之後此學不講或亦與四方無異矣自此關中之士有所振發興起進其文藝於道德之歸變其氣節爲聖賢

之學將必自吾元善昆季始也今日之歸謂天爲無意乎謂天爲無意乎元真以病不及別簡蓋心同道同而學同吾所以告之亦不能有他說也亮之亮之

二 丙戌

五月初得蘇州書後月適遇王驛丞去草草曾附短啓其時私計行旆到家必已久矣是月三日余門子回復領手教始知六月尚留汴城世途之險澁難料每每若此也賤軀入夏咳作兼以毒暑大旱舟楫無所徃日與二三子講息池傍小閣中每及賢昆玉則喟然興嘆而已郡中今歲之旱比往年尤甚河渠曾

陽明先生文集卷之三
十五
蒙開浚者百姓皆得資灌溉之利相與嘖嘖追頌功德然已控籲無及矣彼奸妬憚人號稱士類者乃獨讒嫉排搆無所不至曾細民之不若亦獨何哉亦獨何哉色養之暇填箠協奏切磋講習當日益深造矣里中英俊相從論學者幾人學絕道喪且幾百年君今之時而苟知趨向於是正所謂空谷之足音皆今之豪傑矣便中示知之竊嘗喜晦翁涵育薰陶之說以為今時朋友相與必有此意而後彼此交益近來二二同志與人講學乃有規礪太刻遂相憤戾而去者大抵皆不免於以善服人之病耳楚國寶又爾憂

張子京諸友亦不能亟相會一齊衆楚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雖然風雨如晦鷄鳴不已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非賢昆玉疇足以語於斯乎其於世情真若浮虛之變態亮非元善之所屑聞者也遂不一一及

答季明德

丙戌

書惠遠及以咳恙未平憂念備至感媿良深食姜太多非東南所宜誠然此亦不過暫時劫劑耳近有一友為易具母丸服之頗亦有効乃終不若來喻用養生之法拔去病根者為得本源之論然此又不但治

病為然學問之功亦當如是矣承示立志益堅謂聖人必可以學而至兢兢焉常磨鍊於事為朋友之間而厭煩之心比前差少喜幸殊極又謂聖人之學不能無積累之漸意亦切實中間以堯舜文王孔老諸說發明志學一章之意足知近來進脩不懈居有司之煩而能精思力究若此非朋輩所及然此在吾明德自以此意奮起其精神砥切其志意則可矣必欲如此節節分疏引證以為聖人進道一定之階級又連掇數聖人紙上之陳迹而入之以此一款條例之中如以棄之試繇為未能不惑子夏之啓子為未能

耳順之類則必有比擬牽帶之累以此論聖人之亦必由學而至則雖有所發明然其階級懸難反覺高遠深奧而未見其為人皆可學乃不如末後一節謂至其極而矩之不踰亦不過自此志之不已所積而不踰之上亦必有學可進聖人豈絕然與人異哉又云善者聖之體也害此善者人欲而已人欲吾之所本無去其本無之人欲則善在我而聖體全聖無有餘我無不足此以知聖人之必可學也然非有求為聖人之志則亦不能以有成只如此論自是親切簡易以此開喻來學足以興起之矣若如前說未免

使柔怯者畏縮而不敢當高明者希高而外逐不能無弊也。聖賢垂訓固有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者。凡看經書要在致吾之良知取其有益於學而已。則千經萬典顛倒縱橫皆為我之所用。一涉拘執比擬則反為所縛。雖或特見妙詣開發之益一時不無而意必之見流注潛伏蓋有反為良知之障蔽而不自知覺者矣。其云善者聖之體意固已好善即良知言良知則使人尤為易曉。故區區近有心之良知是謂聖之說其間又云人之為學求盡乎天而已。此明德之意本欲合天人而為一而未免反離而二之也。人者天

地萬物之心也。心者天地萬物之主也。心即天言心則天地萬物皆舉之矣。而又親切簡易故不若言人之為學求盡乎心而已。知行之答大段切實明白詞氣亦平和有足啓發人者。惟賢一書識見甚進間有語疵則前所謂意必之見流注潛伏者之為病。今既照破又當自融釋矣。以效訓學之說凡字義之難通者則以一字之相類而易曉者釋之。若今學字之義本自明白不必訓釋。今遂以效訓學以學訓效皆無不可不必有所拘執。但效字終不若學字之混成耳。率性而行則性謂之道。修道而學則道謂之教。謂修

道之為教可也。謂修道之為學亦可也。自其道之示人無隱者而言則道謂之教。自其功夫之脩習無違者而言則道謂之學。教也。學也。皆道也。非人之所能為也。知此則又何訓釋之有所須。學記因病未能着筆俟後便為之。

與王公弼 丙戌

來書比舊所見益進可喜。可喜中間謂棄置富貴與輕於方父兄之命。只是一事。當棄富貴即棄富貴。只是致良知當從父兄之命。即從父兄之命。亦只是致良知。其間權量輕重。稍有私意於良知。便自不安。凡認賊作子者。緣不知在良知上用功。是以有此。若只在良知上體認。所謂雖不中不遠矣。

二 丁亥

老年得子實出望外。承相知愛念勤倦若此。又重之以厚儀感媿何可當也。兩廣之役積衰久病之餘。何能堪此。已具本辭免。但未知遂能得允否耳。來書提醒良知之說甚善。甚善。所云困勉之功亦只是提醒工夫。未能純熟。須加人一已百之力。然後能無間斷。非是提醒之外別有一段困勉之事也。王汝止久候不至。得渠家事稍閒。即須速之一來。此間亦有一二

陽明先生文錄 卷之三 十一
事欲與商量不可更遲遲也

答歐陽崇一 丙戌

崇一來書云師云德性之良知非由於聞見若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則是專求之見聞之末而已落在第二義竊意良知雖不由見聞而有然學者之知未常不因見聞而發滯於見聞固非而見聞亦良知之用也今日落在第一義恐爲專以見聞爲學者而言若致其良知而求之見聞似亦知行合一之功矣如何

良知不由見聞而有而見聞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滯於見聞而亦不離於見聞孔子云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良知之外別無知矣故致良知是學問大頭腦是聖門教人第一義今云專求之見聞之末則是失却頭腦而已落在第二義矣近時同志中蓋已莫不知有致良知之說然其間工夫尚多鶻突者正是欠此一問大抵學問工夫只要主意頭腦是當若主意頭腦專以致良知爲事則凡多聞多見莫非致良知之功蓋日用之間見聞酬酢雖千頭萬緒莫非良知之發用流行除却見聞酬酢亦無良知可致矣故只是一事若曰致其良知而求之見聞則語意之間

未免爲二此與專求之見聞之末者雖稍不同其爲未得精一之旨則一而已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旣云擇又云識其良知亦未常不行於其間但其立意乃專在多聞多見上去擇識則已失却頭腦矣崇一於此等處見得當已分曉今日之問正爲發明此學於同志中極有益但語意未瑩則毫釐千里亦不容不精察之也

來書云師云繫言何思何慮是言所思所慮只是天理更無別思別慮耳非謂無思無慮也心之本體即是天理有何可思慮得學者用工雖千思萬

慮只是要復他本體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來若安排思索便是自私用智矣學之弊大率非沉空守寂則安排思索德辛壬之歲着前一病近又着後一病但思索亦是良知發用其與私意安排者何所取別恐認賊作子惑而不知也

思曰睿睿作聖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思其可少乎沉空守寂與安排思索正是自私用智其爲喪失良知一也良知是天理之昭明靈覺處故良知卽是天理思是良知之發用若是良知發用之思則所思莫非天理矣良知發用之思自然明白簡易良知亦自

陽明先生文集 卷之三
能知得若是私意安排之思自是紛紛勞擾良知亦
自會分別得蓋思之是非邪正良知無有不自知者
所以認賊作子正為致知之學不明不知在良知上
體認之耳

來書又云師云為學終身只是一事不論有事無
事只是這一件若說寧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却
疑分為兩事也竊意覺精力衰弱不足以終事者
良知也寧不了事且加休養致知也如何却為兩
事若事變之來有事勢不容不了而精力雖衰稍
鼓舞亦能支持則持志以帥氣可矣然言動終無

氣力畢事則困憊已甚不幾於暴其氣已乎此其
輕重緩急良知固未嘗不知然或迫於事勢安能
顧精力或困於精力安能顧事勢如之何則可
寧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之意且與初學如此說亦
不為無益但作兩事看了便有病痛在孟子言必有
事焉則君子之學終身只是集義一事義者宜也心
得其宜之謂義能致良知則心得其宜矣故集義亦
只是致良知君子之酬酢萬變當行則行當止則止
當生則生當死則死斟酌調停無非是致其良知以
求自謙而已故君子素其位而行思不出其位凡謀

其力之所不及而強其知之所不能者皆不得為致
良知而凡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
所為動心忍性以增益其所不能者皆所以致其良
知也若云寧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者亦是先有功
利之心較計成敗利鈍而愛憎取舍於其間是以將
了事自作一事而培養又別作一事此便有是內非
外之意便是自私用智便是義外便有不得於心勿
求於氣之病便不是致良知以求自謙之功矣所云
鼓舞支持畢事則困憊已甚又云迫於事勢困於精
力皆是把作兩事做了所以有此凡學問之功一則

二則僞凡此皆是致良知之意欠缺一真切之故
大學言誠其意者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
曾見有惡惡臭好好色而須鼓舞支持者乎曾有畢
事則困憊已甚者乎曾有迫於事勢困於精力者乎
此可以知其受病之所從來矣

來書又有云人情機詐百出御之以不疑徃徃為
所欺覺則自入於逆億夫逆詐即詐也億不信即
非信也為人欺又非覺也不逆不億而常先覺其
惟良知瑩徹乎然而出入毫忽之間皆覺合詐者
多矣

不逆不億而先覺此孔子因當時人專以逆詐億不信爲心而自陷於詐與不信又有不逆不億者然不知致良知之功而徃徃又爲人所欺詐故有是言非教人以是存心而專欲先覺人之詐與不信也以是存心卽是後世猜忌險薄者之事而只此一念已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不逆不億而爲人所欺者尚亦不失爲善但不如能致其良知而自然先覺者之尤爲賢耳崇一謂其惟良知瑩徹者蓋已得其旨矣然亦穎悟所及恐未實際也蓋良知之在人心亘萬古塞宇宙而無不同不慮而知恒易以知險不學而能

簡以知阻先天而天不違天且不違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夫謂背覺合詐者是雖不逆人而或未能無自欺也雖不億人而或未能果自信也是或常有求先覺之心而未能常自覺也常有求先覺之心卽已流於逆億而足以自蔽其良知矣此背覺合詐之所以未免也君子學以爲己未嘗虞人之欺已也恒不自欺其良知而已未嘗虞人之不信已也恒自信其良知而已未嘗求先覺人之詐與不信也恒務自覺其良知而已是故不欺則良知無所僞而誠誠則明矣自信則良知無所惑而明明則誠矣明誠相

陽明先生全集卷之三
生是故良知常覺常照常學常照則如明鏡之懸而
物之來者自不能遁其妍媸矣何者不欺而誠則無
所容其欺苟有欺焉而覺矣自信而誠則無所容其
不信苟不信焉而覺矣是謂易以知險簡以知阻子
思所謂至誠如神可以前知者也然子思謂如神謂
可以前知猶二而言之是若推言思誠者之初效是
猶為不能先覺者說也若就至誠而言則至誠之妙
用即謂之神不必言如神至誠則無知而無不知不
必言可以前知矣

二 丙戌

正之辭友下第歸備談在京相與之詳知近年雖在
仕途紛擾中而功力畧無退轉甚難甚難孫倉官來
得書自咎真切別紙論學數條皆卓有定見非獨無
退轉且又大有所進矣喜幸何如文蔚所疑良不為
過孟子謂有諸已之謂信今吾未能有諸已未能
自信也宜乎文蔚之未能信我矣乃勞崇一逐一為
我解嘲如此負愧負愧然又不敢盡謂崇一解嘲之
言為口給但在區區則亦未能一一盡如崇一之所
解者為不能無愧耳固不敢不自勉力也文蔚天資
甚厚其平日學問功夫未敢謂其盡是然却是朴實

頭有志學古者比之近時徒尚口說色取行違而居之不疑者相去遠矣前者承渠過訪惜以公務不能久留只就文義間草草一說鄙心之所願致者畧未能少效去後殊為快快良知之說近時朋友多有相講一二年尚眩惑未定者文蔚則開口便能相信此其資質誠有度越於人只是見得尚淺未能洞徹到得如有所立卓爾是以未免尚為舊見舊聞所障然其胸中渣累絕少而又已識此頭腦加之篤信好學如是終不慮其不洞徹也因咳嗽正作兼以人事紛沓不暇寫書故遲孫倉官久候

答薛文蔚

丙戌

夏間遠勞迂途枉顧此情何可當也甚欲扳留旬日少効其鄙見以求切蒯之益而公期俗絆勢有不能別去極怏怏如有所失忽承箋惠浣慰可知中間推許太過蓋亦獎掖之盛心而規礪真切思欲納之於聖賢之域又托諸崇一以致其勤勤懇懇之懷此非深交篤愛何以及是知感知媿且懼其無以堪之也雖然僕亦何敢不自鞭勉而徒以感媿辭讓為乎哉其謂思孟周程無意相遭於千載之下與其盡信於天下不若真信於一人道固自在學亦自在天下信

陽明先生全集卷之三
之不為多一人信之不為少者斯固君子不見是而無悶之心豈世之謏謏屑屑者知足以及之乎乃僕之情則有大不得已者存乎其間而非以計人之信與不信也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萬物本吾一體者也生民之困苦荼毒孰非疾痛之切於吾身者乎不知吾身之疾痛無是非之心者也是非之心不慮而知不學而能所謂良知也良知之在人心無間於聖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世之君子惟務致其良知則自能公是非同好惡視人猶己視國猶家而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求天下無治不可得矣古之人所以能

其善不啻若己出見惡不啻若己入視民之飢溺猶己之飢溺而一夫不獲若己推而納諸溝中者非故為是而以靳天下之信己也務致其良知求自慊而已矣堯舜三王之聖言而民莫不信者致其良知而行之也行而民莫不說者致其良知而行之也是以其民熙熙皞皞殺之不怨利之不庸施及蠻貊而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為其良知之同也嗚呼聖人之治天下何其簡且易哉後世良知之學不明天下之人用其私智以相比軋是以人各有心而偏瑣僻陋之見狡偽陰邪之術至於不可勝說外假仁義之名

而內以行其自私自利之實詭辭以阿俗矯行以干
譽揜人之善而襲以為己長許人之私而竊以為己
直忿以相勝而猶謂之狗義險以相傾而猶謂之疾
惡妬賢忌能而猶自以為公是非恣情縱欲而猶自
以為同好惡相陵相賊自其一家骨肉之親已不能
無爾我勝負之意彼此藩籬之形而况於天下之大
民物之衆又何能一體而視之則亦無怪於紛紛藉
藉而禍亂相尋於無窮矣僕誠賴天之靈偶有見於
良知之學以為必由此而後天下可得而治是以每
念斯民之陷溺則為之戚然痛心忘其身之不肯而

思以此救之亦不自知其量者天下之人見其若是
遂相與非笑而詆斥之以為是病狂喪心之人耳嗚
呼是奚足恤哉吾方疾痛之切體而暇計人之非笑
乎人固有見其父子兄弟之墜溺於深淵者呼號匍
匐蹠踣頓頓扳懸崖壁而下拯之士之見者方相與
揖讓談笑於其傍以為是棄其禮貌衣冠而呼號顛
頓若此是病狂喪心者也故夫揖讓談笑於溺人之
傍而不知救此惟行路之人無親戚骨肉之情者能
之然已謂之無惻隱之心非人矣若夫在父子兄弟
之愛者則固未有不痛心疾首狂莽盡氣匍匐而拯

之彼將陷溺之禍有不顧而况於病狂喪心之譏乎
而又况於斬人之信與不信乎嗚呼今之人雖謂僕
為病狂喪心之人亦無不可矣天下之人心皆吾之
心也天下之人猶有病狂者矣吾安得而非病狂乎
猶有喪心者矣吾安得而非喪心乎昔者孔子之在
當時有議其為諂者有譏其為佞者有毀其未賢詆
其為不知禮而侮之以為東家丘者有嫉而沮之者
有惡而欲殺之者晨門荷蕢之徒皆當時之賢士且
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歟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
斯已而已矣雖子路在升堂之列尚不能無疑於其

况不悅於其所欲往而且以之為迂則當時之不
信夫子者豈特十之二而已乎然而夫子汲汲遑遑
若求亡子於道路而不暇於煖席者寧以斬人之知
我信我而已哉蓋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疾痛迫切
雖欲已之而自有所不容已故其言曰吾非斯人之
徒與而誰與欲潔其身而亂大倫果哉末之難矣嗚
呼此非誠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者孰能以知夫子之
心乎若其遜世無悶樂天知命者則固無入而不自
得道並行而不相悖也僕之不肖何敢以夫子之道
為已任顧其心亦已稍知疾痛之在身是以徬徨四

彭亨集卷之三
顧相求其有助於我者相與講去其病耳今誠得豪傑同志之士扶持匡翼共明良知之學於天下使天下之人皆知自致其良知以相安相養去其自私自利之蔽一洗讒妬勝忿之習以濟於大同則僕之狂病固將脫然以愈而終免於喪心之患矣豈不快哉嗟乎今誠欲求豪傑同志之士於天下非如吾文蔚者而誰望之乎如吾文蔚之才與志誠足以援天下之溺者今又既知其具之在我而無假於外求矣循是以往若決河注海孰得而禦哉文蔚所謂一人信之不為少其又能遜以委之何人乎會稽素號山水

之區深林長谷信步皆是寒暑晦明無時不宜安居飽食塵囂無擾良朋四集道義日新優哉游哉天地之間寧復有樂於是者孔子云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僕與二三同志方將請事斯語奚暇外慕獨其切膚之痛乃有未能忍然者輒復云云爾咳疾暑毒書札絕懶盛使遠來遲留經日臨期執筆又不覺累紙蓋於相知之深雖已縷縷至此殊有所未能盡也

二 戊子

得書見近來所學之驟進喜慰不可言諦視數過其間雖亦有一二未瑩徹處却是致良知之功尚未純

陽明全集卷之三
卷之三
熟到純熟時自無此矣。譬之驅車，既已由於康莊大道之中，或時橫斜迂曲者，乃馬性未調，銜勒不齊之故。然已只在康莊大道中，決不賺入傍蹊曲徑矣。近時海內同志到此地位者，曾未多見，喜慰不可言。斯道之幸也。賤軀舊有咳嗽畏熱之病，近入炎方，輒復大作。主上聖明，洞察責付甚重，不敢遽辭。地方軍務冗沓，皆輿疾從事。今却幸已平定，已具本乞回養病，得在林下稍就清涼，或可瘳耳。人還伏枕，草草不盡傾企。外惟滌一簡，幸達致之。

來書所詢草草奉復一二。近歲來山中講學者，往往

多說勿忘勿助工夫甚難，問之則云才著意便是助，才不著意便是忘，所以甚難。區區因問之云：忘是忘箇甚麼？助是助箇甚麼？其人默然無對。始請問區區因與說我此間講學却只說箇必有事焉，不說勿忘勿助，必有事焉者，只是時時去集義，若時時去用必有事工夫，而或有時間斷，此便是忘了。卽須勿忘時時去用，必有事工夫，而或有時欲速求效，此便是助了。卽須勿助其工夫，全在必有事焉上用，勿忘勿助，只就其間提撕警覺而已。若是工夫原不間斷，卽不須更說勿忘，原不欲速求效，卽不須更說勿助。

此其工夫何等明白簡易何等灑脫自在今却不去
必有事上用工而乃懸空守着一箇勿忘勿助此正
如燒鍋煮飯鍋內不曾漬水下米而乃專去添柴放
火不知畢竟煮出箇甚麼物來吾恐火候未及調停
而鍋已先破裂矣近日一種專在勿忘勿助上用工
者其病正是如此終日懸空去做箇勿忘又懸空去
做箇勿助濟濟蕩蕩全無實落下手處究竟工夫只
做得箇沉空守寂學成一箇痴騃漢才遇些子事來
即便牽滯紛擾不復能經綸宰制此皆有志之士而
乃使之勞苦纏縛擔閣一生皆由學術誤人之故甚

可憫矣夫必有事焉只是集義集義只是致良知說
集義則一時未見頭腦說致良知即當下便有實地
步可用工故區區專說致良知隨事就事上致其良
知便是格物著實去致良知便是誠意著實致其良
知而無一毫意必固我便是正心著實致良知則自
無忘之病無一毫意必固我則自無助之病故說格
致誠正則不必更說箇忘助孟子說忘助亦就告子
得病處立方告子強制其心是助的病痛故孟子專
說助長之害告子助長亦是他以義為外不知就自
心上集義在必有事焉上用工是以如此若時時刻

刻就自心上集義則良知之體洞然明白自然是是非非纖毫莫遁又焉有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之弊乎孟子集義養氣之說固大有功於後學然亦是因病立方說得大段不若大學格致誠正之功尤極精一簡易為徹上徹下萬世無弊者也聖賢論學多是隨時就事雖言若人殊而要其工夫頭腦若合符節緣天地之間原只有此性只有此理只有此良知只有此一件事耳故凡就古人論學處說工夫更不必攙和兼搭而說自然無不昭合貫通者才須攙和兼搭而說即是自己工夫未明徹也

近州有謂集義之功必須兼搭簡致良知而後備者則是集義之功尚未了徹也集義之功尚未了徹適足以為致良知之累而已矣謂致良知之功必須兼搭一箇勿忘勿助而後明者則是致良知之功尚未了徹也致良知之功尚未了徹適足以為勿忘勿助之累而已矣若此者皆是就文義上解釋牽附以求混融湊泊而不會就自己實工夫上體驗是以論之愈精而去之愈遠文蔚之論其於大本達道既已沛然無疑至於致知窮理及忘助等說時亦有攙和兼搭處却是區區所謂康莊大道之中或時橫斜迂曲

者到得工夫熟後自將適然矣文蔚謂致知之說求
之事親從兄之間便覺有所持循者此段最見近來
真切篤實之功但以此自為不妨自有得力處以此
遂為定說教人却未免又有因藥發病之患亦不可
不一講也蓋良知只是一箇天理自然明覺發見處
只是一箇真誠惻怛便是他本體故致此良知之真
誠惻怛以事親便是孝致此良知之真誠惻怛以從
兄便是弟致此良知之真誠惻怛以事君便是忠只
是一箇良知一箇真誠惻怛若是從兄的良知不能
致其真誠惻怛即是事親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誠惻

怛夫事君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誠惻怛即是從兄的
良知不能致其真誠惻怛矣故致得事君的良知便
是致却從兄的良知致得從兄的良知便是致却事
親的良知不是事君的良知不能致却須又從事親
的良知上去擴充將來如此又是脫却本原著在支
節上求了良知只是一箇隨他發見流行處當下具
是更無去來不須假借然其發見流行處却自有輕
重厚薄毫髮不容增減者所謂天然自有之中也雖
則輕重厚薄毫髮不容增減而原又只是一箇雖則
只是一箇而其間輕重厚薄又毫髮不容增減若得

陽明先生全集卷之三
三十四
可增減若須假借卽已非其真誠惻怛之本體矣此
良知之妙用所以無方體無窮盡語大天下莫能載
語小天下莫能破者也孟氏堯舜之道孝弟而已者
是就人之良知發見得最真切篤厚不容蔽昧處提
皆人使人於事君處友仁民愛物與凡動靜語默間
自然無不是道蓋天下之事雖千變萬化至於不可
窮詰而但惟致此事親從兄一念真誠惻怛之良知
以應之則更無有遺缺滲漏者正謂其只有此一箇
良知故也事親從兄一念良知之外更無有良知可

致得者故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此所以爲惟精
惟一之學放之四海而皆準施諸後世而無朝夕者
也文蔚云欲於事親從兄之間而求所謂良知之學
就自己用工得力處如此說亦無不可若曰致其良
知之真誠惻怛以求盡夫事親從兄之道焉亦無不
可也明道云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
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其說是矣億逆
先覺之說文蔚謂誠則旁行曲防皆良知之用甚善
甚善間有攙搭處則前已言之矣惟濬之言亦未爲
不是在文蔚須有取於惟濬之言而後盡在惟濬又

陽明全集文錄 卷之三
須有取於文蔚之言而後明不然則亦未免各有倚
着之病也舜察邇言而詢芻蕘非是以邇言當察芻
蕘當詢而後如此乃良知之發見流行光明圓瑩更
無罣碍遮隔處此所以謂之大知才有執着意必其
知便小矣講學中自有去取分辯然就心地上着實
用工夫却須如此方是盡心三節區區曾有生知學
知困知之說頗已明白無可疑者蓋盡心知性知天
者不必說存心養性事天不必說歿壽不貳脩身以
俟而存心養性與脩身以俟之功已在其中矣存心
養性事天者雖未到得盡心知天的地位然已是盡

那裏做箇求到盡心知天的工夫更不必說歿壽不
貳脩身以俟而歿壽不貳脩身以俟之功已在其中
矣譬之行路盡心知天者如年力壯健之人既能奔
走往來於數千百里之間者也存心事天者如童穉
之年使之學習步趨於庭除之間者也歿壽不貳脩
身以俟者如襁褓之孩方使之扶牆傍壁而漸學起
立移步者也既已能奔走往來於數千里之間者則
不必更使之於庭除之間而學步趨而步趨於庭除
之間自無弗能矣既已能步趨於庭除之間則不必
更使之扶牆傍壁而學起立移步而起立移步自無

弗能矣。然學起立移步，便是學步趨庭除之始。學步趨庭除，便是學奔走往來於數千里之基。固非有二事，但其工夫之難易，則相去懸絕矣。性也，天也，一也。故及其知之成功，則一。然而三者人品力量，自有階級，不可躡等而能也。細觀文蔚之論，其意似恐盡心知天者，廢却存心脩身之功，而反為盡心知天之病。是蓋為聖人憂工夫之或間斷，而不知為自己憂工夫之未真切也。吾儕用工，却須專心致志，在妖壽不貳，脩身以俟上，做只此，便是做盡心知天功夫之始。正如學起立移步，便是學奔走千里之始。吾方

自慮其不能起立移步，而豈遽慮其不能奔走千里。况為奔走千里者，而慮其或遺忘於起立移步之習哉。文蔚識見本自超絕邁往，而所論云然者，亦是未能脫去舊時解說文義之習。是為此三段書分踈比合，以求融會貫通，而自添許多意見，纏繞反使用工不專一也。近時懸空去做，勿忘勿助者，其意見正有此病。最能擔誤人，不可不滌除耳。所論尊德性而道問學一節，至當歸一，更無可疑。此便是文蔚曾着實用工，然後能為此言。此本不是險僻難見的道理。人或意見不同者，還是良知尚有纖翳潜伏，若除去

此纖翳卽自無不洞然矣已作書後移卧簷間偶遇
無事遂復答此文蔚之學旣已得其大者此等處久
當釋然自解本不必屑屑如此分疏但承相愛之厚
千里差人遠及諄諄下問而竟虛來意又自不能已
於言也然直慙煩縷已甚不罪不罪惟濟處得轉錄
一通寄視之尤好也

寄陸原靜

丙戌

原靜雖在憂苦中其學問功夫所謂顛沛必於是者
不言可知矣奚必論說講究而後可以爲學乎南元
善曾將原靜後來論學數條刊入後錄中初心甚不

欲渠如此近日朋輩見之却因此多有省悟始知古
人相與辯論窮詰亦不獨要自己明白直欲共明此
學於天下耳蓋此數條同志中肯用功者亦時有疑
及之然非原靜則亦莫肯如此披豁吐露就欲如此
披豁吐露亦不能如此曲折詳盡故此原靜一問其
有益於同志良不淺淺也自後但有可相啓發者不
惜時寄及之幸甚幸甚近得施聘之書意向卓然出
於流輩往年嘗竊異其人今果與俗不同也間中曾
相徃復否大事今冬能舉得便可無他絆繫如聘之
者不妨時時一會窮居獨處無朋友相砥切最是大

陽明全集文錄 卷之三
一患也貴鄉有韋友名商臣者聞其用工篤實尤為
難得亦曾一相講否

答甘泉 丙戌

音問雖疎道德之聲無日不聞於耳所以啓瞶消鄙
者多矣何承狂生之諭初聞極駭彼雖愚悖之甚不
應遽至於爾既而細詢其故良亦有因近復來此始
得其實蓋此生素有老佛之溺為朋輩所攻激遂高
自矜大以誇愚泄憤蓋亦不過惟誕妖妄如近世方
士呼雷斬蛟之說之類而聞者不察又從而增飾之
耳近已與之痛絕而此生深自悔責若無所措其躬

其資性頗可或自此遂能改創未可知也學絕道
之餘苟以是心至斯受之矣忠信明敏之資絕不
可得如生者良亦千百中之一二而又復不免於陷
溺若此可如何哉可如何哉龔生來訪自言素沐教
極深其資性甚純謹惜無可以進之者今復遠來陶
鑄自此當見其有成也

答魏師說 丁亥

師伊至備聞日新之功兼得來書志意懇切喜慰無
盡所云任情任意認作良知及作意為之不依本來
良知而自謂良知者既已察識其病矣意與良知當

陽明全集文錄 卷之三
分別明白凡應物起念處皆謂之意意則有是有非
能知得意之是與非者則謂之良知依得良知卽無
有不是矣所疑拘於體面格於事勢等患皆是致良
知之心未能誠切專一若能誠切專一自無此也凡
作事不能謀始與有輕忽苟且之弊者亦皆致知之
心未能誠一亦是見得良知未透徹若見得透徹卽
體面事勢中莫非良知之妙用除却體面事勢之外
亦別無良知矣豈得又爲體面所局事勢所格卽已
勤於私意非復良知之本然矣今時同志中雖皆知
得良知無所不在一涉酬應便又將人情物理與良

知看作兩事此誠不可以不察也

與馬子莘

丁亥

連得所寄書誠慰傾渴締觀來書其字畫又彩皆有
加於疇昔根本盛而枝葉茂理固宜然然草木之花
千葉者無實其花繁者其實鮮矣邇來子莘之志得
無微有所溺乎是亦不可以不省也良知之說往時
亦嘗備講不審邇來能益瑩徹否明道云吾學雖有
所受然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認出來良知卽是天
理體認者實有諸已之謂耳非若世之想像講說者
之爲也近時同志莫不知以良知爲說然亦未見有

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三
能實體認之者是以尚未免於疑惑蓋有謂良知不足以盡天下之理而必假於窮索以增益之者又以爲徒致良知未必能合於天理須以良知講求其所謂天理者而執之以爲一定之則然後可以率由而無弊是其爲說非實加體認之功而真有以見夫良知者則亦莫能辯其言之似是而非也莆中故多賢國英及志道二三同志之外相與切磋砥礪者亦復幾人良知之外更無知致知之外更無學外良知以求知者邪妄之知矣外致知以爲學者異端之學矣道衰千載良知之學久爲贅疣今之友朋知以此事

講求者殆空谷之足音歟想念雖切無因面
罄此懷臨書惘惘不盡

與毛古庵憲副 丁亥

承書惠旣荷不遺中間歉然下問之意尤足以仰見賢者進脩之功勤勤不懈喜幸何可言也無因促膝一陳鄙見以求是正可勝瞻馳凡鄙人所謂致良知之說與今之所謂體認天理之說本亦無大相遠但微有直截迂曲之差耳譬之種植致良知者是培其根本之生意而達之枝葉者也體認天理者是茂其枝葉之生意而求以復之根本者也然培其根本

陽明先生全集卷之三
之生意固自有以達之枝葉矣欲茂其枝葉之生意亦安能舍根本而別有生意可以茂之枝葉之間者乎吾兄忠信近道之資既自出於儕輩之上近見胡正夫備談吾兄平日工夫又皆篤實懇切非若世之徇名遠迹而徒以支離於其外者只如此用力不已自當循循有至所謂殊途而同歸者也亦奚必改途易業而別求所謂為學之方乎惟吾兄益就平日用功得力處進步不息譬之適京都者始在偏州僻壤未免經歷於傍蹊曲徑之中苟志往不辭未有不達於通衢大路者也病軀咳作不能多及寄去鄙錄未

論學一書亦頗發明鄙見暇中幸示及之

與黃宗賢

丁亥

人在仕途比之退處山林時其工夫之難十倍非得良友時時警發砥礪則其平日之所志何鮮有不潛移默奪弛然日就於頹靡者近與誠甫言在京師相與者少二君必須預先相約定彼此但見微有動氣處即須提起致良知話頭互相規切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憤怒嗜欲正到騰沸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者不能也然見得良知親切時其

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三
工夫又自不難緣此數病良知之所本無只因良知昏昧蔽塞而後有若良知一提醒時即如白日一出而翹翹自消矣中庸謂知恥近乎勇所謂知恥只是恥其不能致得自己良知耳今人多以言語不能屈服得人爲恥意氣不能陵軋得人爲恥憤怒嗜慾不能直意任情得爲恥殊不知此數病者皆是蔽塞自己良知之事正君子之所宜深恥者今乃反以不能蔽塞自己良知爲恥正是恥非其所當恥而不知恥其所當恥也可不大哀乎諸君皆平日所知厚者區區之心愛莫爲助只願諸君都做箇古之大臣古之

所謂大臣者更不稱他有甚知謀才略只是一箇無他技休休如有容而已諸君知謀才略自是超然出於衆人之上所未能自信者只是未能致得自己良知未全得斷斷休休體段耳今天下事勢如沉痾積痿所望以起死回生者實有在於諸君子若自己病痛未能除得何以能療得天下之病此區區一念之誠所以不能不爲諸君一竭盡者也諸君每相見時幸默以此意相規切之須是克去己私真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實康濟得天下挽回三代之治方是不負如此 聖明之君方能報得如此知遇不在

了因此一大事來出世一遭也病卧山林只好修藥
餌苟延喘息但於諸君出處亦有痛痒相關者不覺
縷縷至此幸亮此情也

答以乘憲副

丙戌

此學不明於世久矣而舊聞舊習障蔽纏繞一旦驟
聞吾說未有不非詆疑議者然此心之良知昭然不
昧萬古一日但肯平心易氣而以吾說反之於心亦
未有不洞然明白者然不能卽此奮志進步勇脫窠
臼而猶依違觀望於其間則舊聞舊習又從而牽滯
蔽塞之矣此近時同志中徃徃皆有是病不識以乘

分後意思却如何耳昔有十家之村皆荒其百畝而
日惟轉糴於市取其贏餘以贍朝夕者隣村之農勸
之曰爾朝夕轉糴勞費無期曷若三年耕則餘一年
之食數年耕可積而富矣其二人聽之舍糴而田八
家之人競相非沮過室人老幼亦交徧歸謫曰我朝
不糴則無以爲饗暮不糴則無以爲餐朝夕不保安
能待秋而食乎其一人力田不顧卒成富家其一人
不得已復棄田而糴竟貧餒終身焉今天下之人方
皆轉糴於市忽有舍糴而田者寧能免於非謫乎要
在深信弗疑力田而不顧乃克有成耳兩承書來皆

陽明先生文錄 卷之三
有邁往直進相信不疑之志殊為流慰人還附知少
致切劘之誠當不以為迂也

與戚秀夫

丁亥

德洪諸友時時談及盛德深情追憶留都之會恍若
夢寐中矣盛使遠辱兼以書儀感忤何旣此道之在
人心皎如白日雖陰晴晦明千態萬狀而白日之光
未嘗增減變動足下以邁特之資而能篤志問學勤
勤若是其於此道真如掃雲霧而覩白日耳奚假於
區區之為問乎病廢旣久偶承兩廣之命方具辭
願使還正當紛沓草草不盡鄙懷

與陳惟濟

丁亥

注西之會極草草尚意得同舟旬日從容一談不謂
旣入省城人事紛沓及登舟時惟濟已行矣沿途甚
快快抵梧後卽赴南寧自不暇給亦欲遣人相期來
此早晚畧暇時可閑話而此中風土絕異炎瘴尤不
可當家人輩到此無不病者區區咳患亦因熱火作
痰痢腫毒交攻度惟濟斷亦不可以居此又復已之
近得聶文蔚書知已入漳患難困苦之餘所以動心
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者宜必日有所進養之以福正
在此時不得空放過也聖賢論學無不可用之工只

致良知三字尤簡易明白有實下手處更無走失
近時同志亦已無不知有致良知之說然能於此實
用工者絕少皆緣見得良知未真又將致字看太易
了是以多未有得力處雖比往時支離之說稍有頭
緒然亦只是五十步百步之間耳就中亦有肯精心
體究者不覺又轉入舊時窠臼中反為文義所牽滯
工夫不得洒脫精一此君子之道所以鮮也此事必
須待師友時時相講習切劘自然意思日新自出山
來不覺便是一年山中同志結廬相待者尚數十人
時有書來儘令人感動而地方重務勢難輕脫病軀

天日狼狽若此不知天意竟如何也文蔚書中所論
適然大進真有一日千里之勢可喜可喜頗有所詢
病中草草答大畧見時可取視之亦有所發也

寄安福諸同志

丁亥

諸友始為惜陰之會當時惟恐只成虛語邇來乃聞
遠近豪傑聞風而至者以百數此可以見良知之同
然而斯道大明之幾於此亦可以卜之矣喜慰可勝
言耶得震卿及諸同志寄來書所見比舊又加親切
足驗功夫之進可喜可喜只如此用工去當不能
有他岐之惑矣明道有云寧學聖人而不至不以一善

而成名此為有志聖人而未能真得聖人之學者則
可如此說若今日所講良知之說乃真是聖學之的
傳但從此學聖人却無有不至者惟恐吾儕尚有一
善成名之意未肯專心致志於此耳在會諸同志雖
未及一一面見固已神交於千里之外相見時幸出
此共勉之王子茂寄問數條亦皆明切中間所疑在
子茂亦是更須誠切用功到融化時分其所疑亦皆
釋然沛然不復有相阻礙然後為真得也凡工夫只
是要簡易真切愈真切愈簡易愈簡易愈真切病咳
中不能多及亦不能一一備列姓字幸以意亮之而

與錢德洪

王汝中

丁亥

家事賴廷豹糾正而德洪汝中又相與熏陶切劘於
其間吾可以無內顧矣紹興書院中同志不審近來
意向如何德洪汝中既任其責當能振作接引有所
興起會講之約但得不廢其間縱有一二懈弛亦可
因此挾持不致遂有傾倒餘姚又得應元諸友作興
鼓舞想益日異而月不同老夫雖出山林亦每以自
慰諸賢皆一日千里之足豈俟區區有所警策聊亦
以此示鞭影耳即日已抵肇慶去梧不三四日可到

方入冗場未能多及千萬心亮紹興書院及餘姚各會同志諸賢不能一一列名字幸亮

二 戊子

地方事幸遂平息相見漸可期矣近來不審同志叙會如何得無法堂前今已草深一丈否想卧龍之會雖不能大有所益亦不宜遂爾荒落且存鱸羊後或興起亦未可知餘姚得應元諸友相與倡率為益不小近有人自家鄉來聞龍山之講至今不廢亦殊可喜書到望為寄聲益相與勉之九十弟與正憲輩不審早晚能來親近否彼或有絕望且誘掖接引之諒

與人為善之心當不俟多喋也魏廷豹決能不負所托兒輩或不能率教亦望相與挾持之人行匆匆百不一及諸同志不能盡列姓字均致此意

三 戊子

德洪汝中書來見近日工夫之有進足為喜慰而餘姚紹興諸同志又能相聚會講切奮發興起日勤不懈吾道之昌真如火然泉達之機矣喜幸當何如哉喜幸當何如哉此間地方悉已平靖只因二三大賊巢為兩省盜賊之根株淵藪積為民患者心亦不忍不為一除翦又復遲留二三月今亦了事矣旬月間

便當就歸途也。守儉守文二弟，近承夾持啓迪，想亦漸有所進。正憲尤極懶惰，若不痛加針砭，其病未易能去。父子兄弟之間，情既迫切，責善反難。其任乃在師友之間，想平日骨肉道義之愛，當不俟於多囑也。書院規制，近聞頗加脩葺，是亦可喜。寄去銀二十兩，稍助工費。墻垣之未堅完，及一應合整備者，酌量爲之餘情面話不久。

答何廷仁 戊子

區區病勢日狼狽，自至廣城，又增水瀉，日夜數行，不得止。今遂兩足不能坐立，須稍定，即踰嶺而東矣。諸

河東重刻陽明先生文錄卷之四

序記說

別三子序 丁卯

自程朱諸大儒沒而師友之道遂亡，六經分裂於訓詁，支離蕪蔓於辭章，業舉之習，聖學幾於息矣。有志之士思起而興之，然卒徘徊嗟咨，逡巡而不振。因弛然自廢者，亦志之弗立，弗講於師友之道也。夫一人爲之，二人從而翼之，已而翼之者益衆焉。雖有難爲之事，其弗成者鮮矣。一人爲之，二人從而危之，已而危之者益衆焉。雖有易成之功，其克濟者亦鮮矣。故

凡有志之士必求助於師友無師友之助者志之弗立弗求者也自予始知學即求師於天下而莫予誨也求友於天下而與予者寡矣又求同志之士二三子之外邈乎其寥寥也殆予之志有未立邪蓋自近年而又得蔡希顏朱守中於山陰之白洋得徐曰仁於餘姚之馬堰曰仁予姝婿也希顏之深潛守中之明敏曰仁之溫恭皆予所不逮三子者徒以一日之長視予以先輩予亦居之而弗辭非能有加也姑欲假三子者而爲之證遂忘其非有也而三子者亦姑欲假予而存師友之餼羊不謂其不可也當是之時

時

相與也亦渺乎難哉予有歸隱之圖方將與三子就雲霞依泉石追瀟洛之遺風求孔顏之真趣灑然而樂超然而遊忽焉而忘吾之老也今年三子者爲有司所選一舉而盡之何予得之之難而有司者襲取之之易也予未暇以得舉爲三子喜而先以失助爲予憾三子亦無喜於其得舉而方且戒於其去予也漆雕開有言吾斯之未能信斯三子之心歎魯點志於詠歌浴沂而夫子喟然與之斯予與三子之冥然而契不言而得之者歟三子行矣遂使舉進士仕職就列吾知其能也然而非所欲也使遂不進而歸

衡心拂櫛最可味也
乃此自工夫上所得
未矣

陽明先生全集卷之四
詠歌優游有日吾知其樂也然而未可必也天將降
大任於是人必先違其所樂而投之於其所不欲所
以衡心拂櫛而增其所不能是至之成也其在茲行
歟三子則焉往而非學矣而予終寡於同志之助也
三子行矣沉潛剛克高明柔克非箕子之言乎温恭
亦沉潛也三子識之焉往而非學矣苟三子之學成
雖不吾適其為同志之助也不多乎哉增城湛原明
宦於京師吾之同道友也三子往見焉猶吾見也已

贈林以吉歸省序 辛未

陽明子曰求聖人之學而弗成者殆以志之弗立歟
天下之人志輪而輪焉志裹而裹焉志巫醫而巫醫
焉志其事而弗成者吾未之見也輪裹巫醫遍天下
求聖人之學者間數百年而弗一二見為其事之難
歟亦其志之難歟弗志其事而能有成者吾亦未之
見也林以吉將求聖人之事過予而論學予曰子盍
論子之志乎志定矣而後學可得而論子聞也將聞
是求而予言子以越之道路弗之聽也予越也將越
是求而予言予以閩之道路弗之聽也夫又溺於流
俗而驟語以求聖人之事其始也必將有自餒而不
敢當已而舊習牽焉又必有自眩而不能決已而外

陽明先生文集卷之四
議奪焉。又必有自沮，而或以懈。夫餒而求，有以勝之；眩而求，有以信之；沮而求，有以進之；吾見立志之難能也。已志立而學半，四子之言，聖人之學備矣。苟志立而於是乎求焉，其切磋講明之益，以吉自取之，尚其有窮也哉！見素先生子諸父也，子歸而以予言正之，且以為何如。

送宗伯喬白巖序 辛未

大宗伯白巖喬先生，將之南都，過陽明子而論學。陽明子曰：學貴專。先生曰：然。予少而好奕，食忘味，寢忘寐，目無改觀，耳無改聽。蓋一年而詘鄉之人，三年而

國中莫有予當者。學貴專哉！陽明子曰：學貴精。先生曰：然。予長而好文詞，字字而求焉，句句而鳩焉。研衆史，覈百氏，蓋始而希迹於宋唐，終焉浸入於漢魏。學貴精哉！陽明子曰：學貴正。先生曰：然。予中年而好聖賢之道，奕吾悔焉。文詞吾媿焉，吾無所容心矣。子以為奚若？陽明子曰：可哉。學奕則謂之學，學文詞則謂之學，學道則謂之學。然而其歸遠也。道，大路也。外是荆棘之蹊，鮮克達矣。是故專於道，斯謂之專；精於道，斯謂之精；專於奕而不專於道，其專溺也；精於文詞而不精於道，其精僻也。夫道廣矣，大矣。文詞，技能於

陽明先生文集卷之四
是乎出而以文詞技能為者去道遠矣是故非專則不能以精非精則不能以明非明則不能以誠故曰惟精惟一精精也專一也精則明矣明則誠矣是故明精之為也誠一之基也一天下之大本也精天下之大用也知天地之化育而况於文詞技能之末乎先生曰然哉予將終身焉而悔其晚也陽明子曰豈易哉公卿之不講學也又矣昔者衛武公年九十而猶詔於國人曰毋以老耄而棄予先生之年半於武公而功可倍之也先生其不媿於武公哉某也敢忘國士之交警

贈王堯卿序 辛未

終南王堯卿為諫官三月以病致其事而去交遊之贈言者以十數而猶乞言於予甚哉吾黨之多言也夫言日茂而行益荒吾欲無言也久矣自學術之不明世之君子以名為實凡今之所謂務乎其實皆其務乎其名者也可無察乎堯卿之行人皆以為高矣才人皆以為美矣學人皆以為博矣是可以無察乎自喜於一節者不足與進於全德之地求免於鄉人者不可以語於聖賢之途氣浮者其志不確心麓者其造不深外誇者其中日陋矣已吾惡夫言之多也

陽明先生文集 卷之四
虎谷有君子類無言者堯卿過焉其以予言質之

別張常甫序 辛未

太史張常甫將歸省告別於司封王某曰期之別也何以贈我乎某曰處九月矣未嘗有言焉期之別又多乎哉常甫曰斯邦奇之過也雖然必有以贈我某曰工文詞多論說廣探極覽以為博也可以為學乎常甫曰知之辯名物考度數釋經正史以為密也可以為學乎常甫曰知之整容色脩辭氣言必信動必果談說仁義以為行也可以為學乎常甫曰知之曰去是三者而恬淡其心專一其氣廓然而虛湛然而

定以為靜也可以為學乎常甫默然良久曰亦知之某曰然知之古之君子惟有所不知也而後能知之後之君子惟無所不知是以容有不知也夫道有本而學有要是非之辯精矣義利之間微矣斯吾未之能信焉曷亦姑無以為知之也而姑疑之而姑思之乎常甫曰唯吾姑無以為知之而姑疑之而姑思之期而見吾有以復於子

別湛甘泉序 壬申

顏子沒而聖人之學亡曾子唯一貫之旨傳之孟軻絕又二千餘年而周程續自是而後言益詳道益晦

析理益精學益支離無本而事於外者益繁以難蓋
孟氏患楊墨周程之際釋老大行今世學者皆知宗
孔孟賤楊墨擯釋老聖人之道若大明於世然吾從
而求之聖人不得而見之矣其能有若墨氏之兼愛
者乎其能有若楊氏之爲我者乎其能有若老氏之
清淨自守釋氏之究心性命者乎吾何以楊墨老釋
之思哉彼於聖人之道異然猶有自得也而世之學
者章繪句琢以誇俗詭心色取相飾以偽謂聖人之
道勞苦無功非復人之所可爲而徒取辯於言詞之
間古之人有終身不能究者今吾輩能言其略自以

爲若是亦足矣而聖人之學遂廢則今之所大患者
豈非記誦詞章之習而弊之所從來無亦言之太詳
析之太精者之過歟夫楊墨老釋學仁義求性命不
得其道而偏焉固非若今之學者以仁義爲不可學
性命之爲無益也居今之時而有學仁義求性命外
記誦詞章而不爲者雖其陷於楊墨老釋之偏吾猶
且以爲賢彼其心猶求以自得也夫求以自得而後
可與之言學聖人之道某幼不問學陷溺於邪僻者
二十年而始究心於老釋賴天之靈因有所覺始回
沿周程之說求之而若有得焉顧一二同志之外莫

陽明先生文集卷之四
予翼也。岌岌乎仆而復興，晚得友於甘泉湛氏子。而後吾之志益堅毅，然若不可遏，則予之資於甘泉多矣。甘泉之學務求自得者也。世未之能知其知者，且疑其爲禪誠禪也。吾猶未得而見，而况其所志卓爾。若此，則如甘泉者非聖人之徒歟。多言又烏足病也。夫多言不足以病甘泉，與甘泉之不爲多言病也。吾信之。吾與甘泉友意之所在，不言而會論之所及，不約而同期於斯道，斃而後已者，今日之別，吾容無言。夫惟聖人之學難明而易惑，習俗之降愈下而益不可回，任重道遠，雖已無俟於言，顧復於吾心，若有不

容已也，則甘泉亦豈以予言爲綴乎。

別方叔賢序 辛未

予與叔賢處二年，見叔賢之學，凡三變。始而尚辭，再變而講說，又再變而慨然有志聖人之道。方其辭章之尚於予，若冰炭焉。講說矣，則違合者半。及其有志聖人之道而沛然於予，同趣將遂去之。西樵山中以成其志，叔賢亦可謂善變矣。聖人之學以無我爲本，而勇以成之。予始與叔賢爲僚，叔賢以郎中故事位吾上，及其學之每變，而禮予日恭，率乃自稱門生，而待予以先覺。此非脫去世俗之見，超然於無我者不

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四
能也。雖橫渠子之勇，撒畢比亦何以加於此。獨愧子
之非其人，而何以當之。夫以叔賢之善變而進之，以
無我之勇其於聖人之道也，何有斯道也。絕響於世
餘三百年矣。叔賢之美有若是，是以樂為吾黨道之。

別王純甫序 辛未

王純甫之掌教應天也。陽明子既勉之以孟氏之言，
純甫為未盡也。請益曰：道之未嘗學而以教為職，繆
官其罪矣。敢問教何以哉。陽明子曰：其學乎。盡吾之
所以學者而教行焉耳。曰：學何以哉。曰：其教乎。盡吾
之所以教者而學成焉耳。古之君子有諸已而後求

諸人也。曰：剛柔淳漓之異質矣。而盡之我教，其可一
乎。曰：不一所以一之也。天之於物也，巨微脩短之殊
位而生成之一也。惟技也亦然。弓冶不相為能，而其
足於用亦一也。匠斲也，陶埴也，圻埤也，其足以成室
亦一也。是故立法而考之技也，各詣其巧矣。而同足
於用，因人而施之教也，各成其材矣。而同歸於善。仲
尼之答仁孝也，孟氏之論貨色也，可以觀教矣。曰：然
則教無定法乎。昔之辯者則何嚴也。曰：無定矣。而以
之必天下則弓焉而冶廢，匠焉而陶圻廢，聖人不欲
人人而聖之乎。然而質人人殊，故辯之嚴者曲之致。

也是故或失則隘或失則支或失則流矣是故因人而施者定法矣同歸於善者定法矣因人而施質異也同歸於善性同也夫教以復其性而已由堯舜而來未之有改而謂無定乎

別黃宗賢歸天台序

壬申

君子之學以明其心其心本無昧也而欲為之蔽習為之害故去蔽與害而明復匪自外得也心猶水也汚入之而流濁猶鑿也垢積之而光昧孔子告顏淵克己復禮為仁孟軻氏謂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夫已克而誠固無待乎其外也世儒既叛孔孟之說

昧於大學格致之訓而徒務博乎其外以求益乎其內皆入汚以求清積垢以求明者也弗可得已守仁幼不知學陷溺於邪僻者二十年疾疼之餘求諸孔子子思孟軻之言而恍若有見其非守仁之能也宗賢於我自為童子即知棄去舉業勵志聖賢之學循世儒之說而窮之愈勤而益難非宗賢之罪也學之難易失得也有原吾嘗為宗賢言之宗賢於吾言猶渴而飲無弗入也每見其溢於面今既豁然吾黨之良莫有及者謝病去不忍予別面需予言夫言之而莫予聽倡之而莫予和自今失吾助矣吾則忍於宗

賢之別而容無言乎宗賢歸矣爲我結廬天台鴈蕩
之間吾將老焉終不使宗賢之獨往也

贈周瑩歸省序 乙亥

永康周瑩德純嘗學於應子元忠既乃復見陽明子
而請益陽明子曰子從應子之所來乎曰然應子則
何以教子曰無他言也惟日誨之以希聖希賢之學
毋溺於流俗且曰斯吾所嘗就正於陽明子者也子
而不吾信則盍親往焉瑩是以不遠千里而來謁曰
子之來也猶有所未信乎曰信之曰信之而又來何
也曰未得其方也陽明子曰子既得其方矣無所事

於吾周生悚然有問曰先生以應子之故望卒歸之
教陽明子曰子既得之矣無所事於吾周生悚然
起茫然有問曰瑩愚不得其方先生無乃以瑩爲戲
望卒賜之教陽明子曰子之自永康而來也程幾何
曰千里而遙曰遠矣從舟乎曰從舟而又登陸也曰
勞矣當茲六月亦暑乎曰途之暑特甚也曰難矣具
資糧從童僕乎曰中途而僕病乃舍貨而行曰茲益
難矣曰子之來既遠且勞其難若此也何不遂返而
必來乎將亦無有強子者乎曰瑩至於夫子之門勞
苦艱難誠樂之寧以是而遂返又俟乎人之強之也

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四
乎曰斯吾之所謂子之既得其方也子之志欲至於
吾門也則遂至於吾門無假於人子而志於聖賢之
學有不至於聖賢者乎而假於人乎子之舍舟從陸
捐僕貸糧冒毒暑而來也則又安所從受之方也生
躍然起拜曰茲乃命之方也已抑堂由於其方而迷
於其說必俟夫子之言而後躍如也則何居陽明子
曰子未覩乎執石以求灰者乎火力具足矣乃得水
而遂化子歸就應子而足其火力焉吾將儲擔石之
水以俟子之再見

贈林典卿歸省序

乙亥

林典卿與其弟遊於大學且卿辭於陽明子曰立
誠於夫子矣今茲歸取請益陽明子曰立
誠曰學固此乎天地之大也而星辰麗焉日月明
焉四時行焉引類而言之不可窮也人物之富也而
草木蕃焉禽獸群焉中國夷狄分焉引類而言之不
可盡也夫古之學者殫智慮弊精力而莫究其緒焉
靡晝夜極年歲而莫竟其說焉折蠶絲擢牛毛而莫
既其奧焉而曰立誠立誠盡之矣乎陽明子曰立誠
盡之矣夫誠實理也其在天地則其麗焉者則其明
焉者則其行焉者則其引類而言之不可窮焉者皆

誠也其在人物則其蕃焉者則其群焉者則其分焉者則其引類而言之不可盡焉者皆誠也是故殫智慮弊精力而莫究其緒也靡晝夜極年歲而莫竟其說也析蠶絲擢牛毛而莫既其奧也夫誠一而已矣故不可復有所益益之是爲二也二則偽故誠不可益不可益故至誠無息典御起拜曰吾今乃知夫子之教若是其要也請終身事之不敢復有所疑陽明子曰子歸有黃宗賢氏者應元忠氏者方與講學於天台鴈蕩之間倘遇焉其遂以吾言論之

贈陸清伯歸省序 乙亥

陸清伯澄歸歸安與其友二三子論繹所學贈序
二三子或曰清伯之學日進矣始吾見清伯其氣揚然若浮雲其言滔滔然若流波今而日默默爾日慊慊爾日雍雍爾日休休爾有大徑庭焉以是知其進也或曰清伯始見夫子一月一至既而旬一至又既而五六日三四日而一至又既而遷居於夫子之傍後乃請於夫子掃廡下之室而且暮侍焉夫德莫淑於尊賢學莫邁於親師故趨權門者日進於勢遊市肆者日進於利清伯於夫子之道日加親附焉吾未遑其他即是可以知其學之進也矣清伯曰有是

哉澄則以為日退也澄聞夫子之教而茫然已而歆然忽耿然而疑已而大疑焉又閃然大駭乃忽闕然若有覩也當是時則亦幾有所益矣自是且數月蓋悠焉游焉業不加脩焉反而求焉俵俵然頽頽然昏蔽擴而愈進私累息而愈與衆妄攻而愈固如上灘之舟屢失屢下力挽而不能前以為日退也明日又辭於陽明子二三子偕焉各言其所以陽明子曰其然乎其然乎謂已為日退者進脩之勵善日進矣謂人為日進者與人為善者其善亦日進矣雖然謂已為日退也而意阻焉能無日退乎謂人為日進也而

氣歉焉亦能無日退乎斯又進退之機吉凶之分也可無慎乎

贈周以善歸省序 乙亥

江山周以善究心格物致知之學有年矣苦其難而不能有所進也聞陽明子之說而異之意其或有見也就而問之聞其說戚然若有所省歸求其故而不合則遲疑旬日又往聞其說則又戚然若有所省歸求其故而不合則又遲疑者旬日如是往復數月求之既無所獲去之又弗能也乃往告之以其故陽明子曰子未聞昔人之論奕乎奕之為數小數也不專

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四
心致志則亦不可以得也。今子入而聞吾之說出而有鴻鵠之思焉，亦何怪乎勤而弗獲矣。於是退而齋潔，而以弟子之禮請陽明子與之坐，蓋默然良久，乃告之以立誠之說，聳然若仆而興也。明日又言之，加密焉，證之以大學。明日又言之，加密焉，證之以論孟。明日又言之，加密焉，證之以中庸，乃躍然喜避席而言曰：積今而後無疑於夫子之言，而後知聖賢之教若是其深切簡易也。而後知所以格物致知以誠吾之身，吾喜焉，吾悔焉。十年之攻，徒以斃精神而亂吾之心術也。悲夫！積將以夫子之言告同志，裨及時從

事，無若積之底於悔也。庶以報夫子之德，負夫子之教，居月餘告歸。陽明子叙其言以遺之，使無忘於得之之難也。

贈郭善甫歸省序

乙亥

郭子自黃來學踰年，而告歸曰：慶聞夫子立志之說，知所從事矣。今茲將遠去，敢請一言以爲夙夜勗。陽明子曰：君子之於學也，猶農夫之於田也。旣善其嘉種矣，又深耕易耨，去其螫莠，時其灌溉，早作而夜思，皇皇惟嘉種之是憂也。而後可望於有秋。夫志猶種也，學問思辨而篤行之，是耕耨灌溉以求於有

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四
秋也志之弗端是莠稗也志端矣而功之弗繼是五
穀之弗熟弗如莠稗也吾嘗見子之求嘉種矣然猶
懼其或莠稗也見子之勤耕耨矣然猶懼其莠稗之
弗如也夫農春種而秋成時也由志學而至於立自
春而徂夏也由立而至於不惑去夏而秋矣已過其
時猶種之未定不亦大可懼乎過特之學非人一已
百未之敢望而猶或作輒焉不亦大可哀乎從吾游
者衆矣雖開說之多未有出於立志者故吾於子之
行卒不能舍是而別有所說子亦可以無疑於用力
方矣

贈鄭德夫歸省序

山亥

南安鄭德夫將學於陽明子聞士大夫之議者以爲
釋學也復已之則與江山周以善者姑就陽明子之
門人而考其說若非禪者也則又姑與就陽明子親
聽其說焉蓋旬有九日而後釋然於陽明子之學非
禪也始具弟子之禮師事之問於陽明子曰釋與儒
孰異乎陽明子曰子無求其異同於儒釋求其是者
而學焉可矣曰是與非孰辨乎曰子無求其是非於
講說求諸心而安焉者是矣曰心又何以能定是非
乎曰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口之於甘苦也與易牙同

目之於妍媸也與離婁同心之於是非也與聖人同
其有味焉者其心之於道不能如口之於味目之於
色之誠切也然後私得而蔽之子務立其誠而已子
惟慮夫心之於道不能如口之於味目之於色之誠
切也而何慮夫甘苦妍媸之無辯也乎曰然則五經
之所載四書之所傳其皆無所用乎曰孰為而無所
用乎是甘苦妍媸之所在也使無誠心以求之是談
味論色而已也又孰從而得甘苦妍媸之真乎既而
苦歸請陽明子為書其說遂書之

紫陽書院集序 乙亥

豫章熊侯世芳之守徽也既敷政其境內乃大新紫
陽書院以明朱子之學萃七校之秀而躬教之於是
校士程曾氏採撫書院之興廢為集而弁以白鹿之
規明政教也來請予言以諭多士夫為學之方白鹿
之規盡矣警勸之道熊侯之意勤矣興廢之故程生
之集備矣又奚以予言為乎然予聞之德有本而學
有要不可於其本而泛焉以從事高之而虛無卑之而
支離終亦流蕩失宗勞而無得矣是故君子之學惟
求得其心雖至於位天地育萬物未有出於吾心之
外也孟氏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者

陽明先生文集卷之四
一
一言以蔽之故博學者學此者也審問者問此者也
慎思者思此者也明辯者辯此者也篤行者行此者也
也心外無事心外無理故心外無學是故於父子盡
吾心之仁於君臣盡吾心之義言吾心之忠信行吾
心之篤敬懲心忿窒心欲遷心善改心過處事接物
無所往而非求盡吾心以自慊也譬之植焉心其根
也學也者其培擁之者也灌溉之者也扶植而刪鋤
之者也無非有事於根焉耳矣朱子白鹿之規首之
以五教之目次之以爲學之方又次之以處事接物
之要若各爲一事而不相蒙者斯殆朱子平日之意

所謂隨事精察而力行之庶幾一旦貫通之妙也歟
然而世之學者往往遂失之支離瑣屑色莊外馳而
流入於口耳聲利之習豈朱子之教使然哉故吾因
諸士之請而特原其本以相勗庶幾乎操存講習之
有要亦所以發明朱子未盡之意也

朱子晚年定論序 戊寅

洙泗之傳至孟子而息千五百餘年濂溪明道始復
追尋其緒自後辯析日詳然亦日就支離決裂旋復
湮晦吾嘗深求其故大抵皆世儒之多言有以亂之
守仁蚤歲業舉溺志辭章之習既乃稍知從事正學

而苦於衆說之紛撓疲爾茫無可入因求諸老釋欣
然有會於心以爲聖人之學在此矣然於孔子之教
間相出入而措之日用往往闕漏無歸依遠往返且
信且疑其後謫官龍場居夷處困動心忍性之餘恍
若有悟體驗探求再更寒暑證諸六經四子沛然若
决江河而放之海也然後嘆聖人之道坦如大路而
世之儒者妄開竅徑蹈荆棘墮坑塹究其爲說反出
二氏之下宜乎世之高明之士厭此而趨彼也此豈
二氏之罪哉間嘗以此語同志而聞者輒相非議自
以爲立異好奇雖每痛反深抑務自搜剔班瑕而愈

益精明的確洞然無復可疑獨於朱子之說有相抵
牾恒疚於心切疑朱子之賢而豈其於此尚有未察
及官留都復取朱子之書而檢求之然後知其晚歲
固已大悟舊說之非痛悔極艾至以爲自誑誑人之
罪不可勝贖世之所傳集註或問之類乃其中年未
定之說自咎以爲舊本之誤思改正而未及而其諸
語類之屬又其門人挾勝心以附已見固於朱子平
日之說猶有大相繆矣者而世之學者局於見聞不
過持循講習於此其於悟後之論槩乎其未有聞則
亦何怪乎予言之不信而朱子之心無以自暴於後

世也乎予既自幸其說之不繆於朱子又喜朱子之
先得我心之同然且慨夫世之學者徒守朱子中年
未定之說而不復知求其晚歲既悟之論競相效
以亂正學不自知其已入於異端輒採錄而裒集之
私以示夫同志庶幾無疑於吾說而聖學之明可冀
矣

別梁日孚序 戊寅

聖人之道若大路雖有跛蹇行而不已未有不至而
世之君子顧以為聖人之異於人若彼其甚遠也其
為功亦必若彼其甚難也而淺易若此豈其可及乎

則從而求之艱深恍惚溺於支離驚於虛高率以為
聖人之道必不可至而甘於其質之所便日以淪於
巧下有從而求之者競相嗤訕曰狂誕不自量者也
嗚呼其弊也亦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孟子云徐行後
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
所不能哉所不為也世之人不知咎其不為而歸咎
於其不能其亦不思而已矣進士梁日孚携家謁選
於京過贛停舟見予始與之語移時而別明日又來
與之語日昃而別又明日又來日入而未忍去又明
日則假館而請受業焉同舟之人強之北者開譬百

陽明先生文錄 卷之四
端日乎皆笑而不應莫不囂且異其最親愛者曰子
有萬里之行戒僮僕聚資糧具舟楫又挈其家室經
管閣歲而始就道行未數百里而中止此不有大苦
必有大樂者乎子亦可以語我乎日乎笑曰吾今則
有大苦亦誠有大樂者然未易以語子也子見病狂
喪心者乎方其昏迷噴亂赴湯火蹈荆棘莫不恬然
自信以為是也比遇良醫沃之以清冷之漿而投之
以神明之劑始甦然以醒告之以其向之所為又始
駭然以苦示之以其所從歸之途又始欣然以喜且
恨遇斯人之晚也彼病狂不復者反從而哂言之以

為是變其常今吾與子之事亦何以異於此矣居無
何予以軍旅之役出而遠日乎者且兩月謂日乎既
去矣及旋而日乎居然以待既以委其資糧於逆旅
歸其家室於故鄉泊然而樂若將終身焉扣其學日
有所明而月有所異矣然後益嘆聖人之學非夫自
暴自棄未有不可由之而至而日乎出於流俗殆孟
子所謂豪傑之士者矣復留於三月其母使人來謂
曰姑北行以畢吾願然後從爾所好知日乎者亦交
以是勸日乎請曰焯焉能一日而去夫子將復赴湯
火蹈荆棘矣予曰其然哉子以聖人之道為有方體

乎爲可拘之以時限之以地乎世未有既醒之人而復赴湯火蹈荆棘者予務醒其心毋徒湯火荆棘之爲懼曰乎良久曰焯近之矣聖人之道求之於心故不滯於事出之以理故不泥於物根之以性故不拘以時動之以神故不限以地苟知此矣焉徃而非學也奚必恒於夫子之門乎焯請暫辭而北疑而復求正予莞爾而笑曰近之矣近之矣

大學古本序 成寅

大學之要誠意而已矣誠意之功格物而已矣誠意之極止至善而已矣止至善之則致知而已矣正心

復其體也脩身著其用也以言乎已謂之明德以言乎人謂之親民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是故至善也者心之本體也動而後有不善而本體之知未嘗不知也意者其動也物者其事也致其本體之知而動無不善然非即其事而格之則亦無以致其知故致知者誠意之本也格物者致知之實也物格則知致意誠而有以復其本體是之謂止至善聖人懼人之求之於外也而反覆其辭舊本析而聖人之意亡矣是故不務於誠意而徒以格物者謂之支不事於格物而徒以誠意者謂之虛不本於致知而徒以格

陽明先生文集 卷之四
物誠意者謂之妄支與虛與妄其於至善也遠矣合
之以敬而益綴補之以傳而益離吾懼學之日遠於
至善也去分章而復舊本傍爲之什以引其義庶幾
復見聖人之心而求之者有其要噫乃若致知則存
乎心悟致知焉盡矣

禮記纂言序 庚辰

禮也者理也理也者性也性也者命也維天之命於
穆不已而其在於人也謂之性其粲然而條理也謂
之禮其純然而粹善也謂之仁其截然而裁制也謂
之義其昭然而明覺也謂之知其渾然於其性也則

一而已矣故仁也者禮之體也義也者禮之宜也
知也者禮之通也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一而非仁
也無一而非性也天叙天秩聖人何心焉蓋無一而
非命也故克己復禮則謂之仁窮理則盡性以至於
命盡性則動容周旋中禮矣後之言禮者吾惑焉紛
紜器數之事而牽制刑名之末窮年矻矻弊精於祝
史之糟粕而忘其所謂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
大本者禮云禮云玉帛云乎而人之不仁也其如禮
何哉故老莊之徒外禮以言性而謂禮爲道德之衰
仁義之失既已墮於空虛濟蕩而世儒之說復外性

陽明傳文錄 卷之四
以求禮遂謂禮止於器制度數之間而議擬倣像於
影響形迹以為天下之禮盡在是矣故凡先王之禮
煙蒙灰散而卒以煨燼於天下要亦未可專委罪於
秦火者惜不自度常欲取禮記之所載揭其大經大
本而疏其條理節目庶幾器道本末之一致又懼其
德之弗任而時亦有所未及也問常為之說曰禮之
於節文也猶規矩之於方圓也非方圓無以見規矩
之用非節文則亦無從而睹所謂禮矣然方圓者規
矩之所出而不可遂以方圓為規矩故執規矩以為
方圓則方圓不可勝用舍規矩以為方圓而遂以方

圓為之規矩則規矩之用息矣故規矩者無一定之
方圓而方圓者有一定之規矩此學禮之要盛德者
之所以動容周旋而中也宋儒朱仲晦氏既禮經之
蕪亂嘗欲考正而刪定之以儀禮為之經禮記為之
傳而其志竟亦弗就其後吳幼清氏因而為纂言亦
不數數於朱說而於先後輕重之間固已多所發明
二子之見其規條指畫則既出於漢儒矣其所謂觀
其會通以行其典禮之原則尚恨吾生之晚而未及
與聞之也雖然後聖而有作則無所容言矣後聖而
未有作也則如纂言者固學禮者之箕裘筌蹄而可

陽明先生文集卷之四
以少之乎。姻友胡汝登忠信而好禮，其為寧國也將以是而施之。刻篆言以敷其說，而屬序於予。予將進汝登之道而推之於其本也，故為序之。若此云。

象山文集序 庚辰

聖人之學心學也。堯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心學之源也。中也者，道心之謂也。道心精一之謂仁，所謂中也。孔孟之學，惟務求仁，蓋精一之傳也。而當時之弊固已有外求之者，故子貢致疑於多學而識，而以傳施濟衆為仁。夫子告之以一貫而教，以能近取譬，蓋使之求諸其

心也。迨於孟氏之時，墨氏之言仁，至於摩頂放踵，告子之徒又有仁內義外之說。心學大壞，孟子闢義外之說而曰：仁，人心也。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弗思耳矣。蓋王道息而伯術行，功利之徒外假天理之近，似以濟其私而以欺於人，曰：天理固如是，不知既無其心矣，而尚何有所謂天理者乎？自是而後，析心與理而為二，而精一之學亡。世儒之支離外索於刑名，器數之末以求明其所謂物理者，而不知吾心即物理，初無假於外也。佛老之空虛遺棄其人倫事物之

常以求明其所謂吾心者而不知物理即吾心不可得而遺也。至宋周程二子始復追尋孔顏之宗而有無極而太極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之說動亦定靜亦定無內外無忤迎之論廢幾精一之旨矣。自是而後有象山陸氏雖其純粹和平若不逮於二子而簡易直截真有以接孟子之傳其議論開闢時有異者乃其氣質意見之殊而要其學之必求諸心則一而已。故吾嘗斷以陸氏之學孟氏之學也。而世之議者以其嘗與晦翁之有同異而遂詆以為禪。夫禪之說棄人倫遺物理而要其歸極不可以為天下國家

苟陸氏之學而果若是也乃所以為禪也。今禪之與陸氏之說其書具存學者苟取而觀之其是非同異當有不待於辯說者而顧一嚮羣和勦說雷同如矮人之觀場莫知悲笑之所自豈非貴耳賤目不得於言而勿求諸心者之過歟。夫是非同異每起於人持勝心便舊習而是已見故勝心舊習之為患賢者不免焉。無守李茂元氏將重刊象山文集而請一言為之序予何所言哉。惟讀先生之文者務求諸心而無以舊習已見先焉則糠粃精鑿之美惡入口而知之矣。

觀德亭記 戊寅

君子之於射也，內志正，外體直，持弓矢審固而後可。以言中，故古者射以觀德。德也者，得之於其心也。君子之學，求以得之於其心，故君子之於射，以存其心也。是故操於其心者，其動妄蕩於其心者，其視浮歟。於其心者，其氣餒忽於其心者，其貌惰傲於其心者，其色矜五者，心之不存也，不存也者，不學也。君子之學於射，以存其心也，是故心端則體正，心敬則容肅，心平則氣舒，心專則視審，心通故時而理，心純故讓而恪，心宏故勝而不張，負而不弛，七者備而君子之

德成，君子無所不用其學也。於射見之矣，故曰為人君者，以為君，鵠為人臣者，以為臣，鵠為人父者，以為父，鵠為人子者，以為子，鵠射也者，射已之鵠也，鵠也者，心也，各射已之心也，各得其心而已，故曰可以觀德矣。作觀德亭記。

重脩文山祠記 戊寅

宋丞相文山文公之祠，舊在廬陵之富田，今螺川之有祠，實肇於我孝皇之朝，然亦因廢為新，多缺陋而未稱正德。戊寅，縣令邵德容始恢其議於郡守，伍文定相與白諸巡撫，巡按司皆以是為風化。

之所係也爭措財鳩工開拓而新之協守令之力不
再踰月而工萃圮者完嗟者闢遺者舉巍然煥然不
獨廟貌之改觀而吉之人士奔走瞻奠翕然益起其
忠孝之心則是舉之有益於名教也誠大矣使來請
訃嗚呼公之忠天下之達忠也結椎異類猶知敬慕
而况其鄉之人乎逆旅經行猶存尸祝而况其鄉之
士乎凡有職守皆知尊尚而况其土之官乎然而鄉
人之慕之也三有司之崇尚之也三公之沒今且三
百年矣吉士之以氣節行義後先炳耀謂非聞公之
風而興不可也然忠義之降激而為氣節氣節之

從容就義者不失
其有恆心其他
病任所謂
志益者可不深思哉

流而為客氣其上焉者無所為而為固公所謂成仁
取義者矣其次有所為矣然猶其氣之近於正者也
迨其弊也遂有憑其憤戾粗鄙之氣以行其冒嫉編
鷺之私士流於矯拂民入於健訟人欲熾而天理滅
而猶自視以為氣節若是者容有之乎則於公之道
非所謂操戈入室者歟吾故備而論之以勗夫茲鄉
之後進使之去其偏以歸於全克其私以反於正不
媿於公而已矣今巡撫宣諸有司之表勵崇飾固將
以行其好德之心振揚教誨所謂民之秉彜好是
懿德者人亦孰無是心為能克之公之忠義在我

陽明先生文集 卷之四
矣而又何羨乎然而時之表廟崇飾有好其實而崇
之者有慕其名而崇之者有假其迹而崇之者忠義
有諸已思以喻諸人因而表其祠宇樹之風聲是好
其實者也知其美而未能誠諸身姑以脩其祠宇彰
其事迹是慕其名者也論之祠宇而壞之於其身矯
之文具而敗之於其行以掩其外而襲以阱其中
是假其迹者也若是者必求其乎則於公之道非所
謂毀瓦畫墁者歟吾故惟而論之以勗夫後之官茲
土者使無徒慕其名而務脩公之行不媿於公而已矣某嘗令茲邑睹公祠

之北陋而未能恢既有媿於諸有司慨其風聲氣
之或弊而未能講去其偏復有媿於諸人士樂茲
之有成也推其媿心之言而為之記

從吾道人記 乙酉

海寧董蘿石者年六十有八矣以能詩聞江湖間與
其鄉之業詩者十數輩為詩社旦夕操紙吟鳴相與
求句字之工至廢寢食遺生業時俗共非笑之不顧
以為是天下之至樂矣嘉靖甲申春蘿石來游會稽
聞陽明子方與其徒講學山中以杖肩其瓢笠詩卷
來訪入門長揖上坐陽明子異其氣貌且年老矣禮

陽明全集卷之四
敬之又詢知其爲董蘿石也與之語連日夜蘿石辭
彌謙禮彌下不覺其席之彌側也退謂陽明子之徒
何生秦曰吾見世之儒者支離瑣屑修飾邊幅爲偶
人之狀其下者貪號爭奪於富貴利欲之塲而嘗不
屑其所爲以爲世豈真有所謂聖賢之學乎在假道
於是以求濟其私耳故遂篤志於詩而放蕩於山水
今吾聞夫子良知之說而忽若大寐之得醒然後知
吾向之所爲日夜弊精勞力者其與世之營營利祿
之徒特清濁之分而其間不能以寸也幸哉吾非至
於夫子之門則幾於虛此生矣吾將北面夫子而終

身焉得無既老而有所不可乎秦起拜賀曰先生
年則老矣先生之志何壯哉入以請於陽明子陽明
子喟然嘆曰有是哉吾未或見此翁也雖然齒長於
我矣師友一也苟吾言之見信奚必北面而後爲禮
乎蘿石聞之曰夫子殆以予誠之未積歟辭歸兩月
棄其瓢笠持一縑而來謂秦曰此吾老妻之所織也
吾之誠積若茲縷矣夫子其許我乎秦入以請陽明
子曰有是哉吾聞或見此翁也今之後生晚進苟知
執筆爲文辭稍記習訓詁則已侈然自大不復知有
從師學問之事見有或從師問學者則闕然共非笑

陽明先生文集卷之四
三十一
指斥若恠物翁以能詩訓後進後之遊者遍於江湖
蓋居然先輩矣一旦聞予言而棄去其數十年之成
業如敝屣遂求北面而屈禮焉豈獨今之時而未見
若人將古之記傳所載亦未多數也夫君子之學求
以變化其氣質焉爾氣質之難變者以客氣之爲
而不能以屈下於人遂至自是自欺飾非長敖卒歸
於克頑鄙倍故凡世之爲子而不能孝爲弟而不能
敬爲臣而不能忠者其始皆起於不能屈下而客氣
之爲患耳苟惟理是從而不難於屈下則客氣消而
天理行非天下之大勇不足以與於此則如蘿石

吾之師也而吾豈足以師蘿石乎蘿石曰甚哉夫子
之拒我也吾不能以俟請矣入而強納拜焉陽明子
固辭不獲則許之以師友之間與之探禹穴登廬峰
陟秦望尋蘭亭之遺迹徜徉於雲門若耶鑑湖剡曲
蘿石日有所聞益克然有得欣然樂而忘歸也其鄉
黨之子弟親友與其平日之爲社者或笑而非或爲
詩而招之返且曰翁老矣何乃自苦若是耶蘿石笑
曰吾方幸逃於苦海方知憫苦之自苦也顧以吾爲
苦邪吾方揚鬢於渤澥而振羽於雲霄之上安能復
投網罟而入樊籠乎去矣吾將從吾之所好遂自號

曰從吾道人陽明子聞之嘆曰卓哉蘿石血氣既衰
戒之在得矣孰能挺持奮發而復若少年英銳者之
為乎真可謂之能從吾所好矣世之人從其名之好
也而競以相高從其利之好也而貪以相取從其心
意耳目之好也而詐以相欺亦皆自以為從吾所好
矣而豈知吾之所謂真吾者乎夫吾之所謂真吾者
良知之謂也父而慈焉子而孝焉吾良知所好也不
慈不孝焉斯惡之矣言而忠信焉行而篤敬焉吾良
知之好也不忠信焉不篤敬焉斯惡之矣故夫名利
物欲之好私吾之好也天下之所惡也良知之好真

吾之好也天下之所同好也是故從私吾之好則天
下之人皆惡之矣將心勞日拙而憂苦終身是之謂
物之役從真吾之好則天下之人皆好之矣將國家
天下無所處而不當富貴貧賤忠難夷狄無入而不
自得斯之謂能從吾之所好也矣夫子嘗曰五十有
五而志於學是從吾之始也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
矩則從吾而化矣蘿石喻耳順而始知從吾之學毋
自以為既晚也克蘿石之勇其進於化也何有哉嗚
呼世之營營於物欲者聞蘿石之風亦可以知所適
從也乎

親民堂記 乙酉

南子元善之治越也過陽明子而問政焉陽明子曰
政在親民曰親民何以乎曰在明明德曰明明德何
以乎曰在親民曰明德親民一乎曰一也明德者天
命之性靈昭不寐而萬理之所從出也人之於其父
也而莫不知孝焉於其兄也而莫不知弟焉於凡事
物之感莫不有自然之明焉是其靈昭之在人心亘
萬古而無不同無或昧者是故謂之明德其或蔽
焉物欲也明之者去其物欲之蔽以全其本體之明
焉耳非能有以增益之也曰何以在親民乎曰德不

可以徒明也人之欲明其孝之德也則必親於其父
而後孝之德明矣欲明其弟之德也則必親於其兄
而後弟之德明矣君臣也夫婦也朋友也皆然也故
明明德必在於親民而親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故
曰一也曰親民以明其明德修身焉可矣而何家國
天下之有乎曰人者天地之心也民者對己之稱也
曰民焉則三才之道舉矣是故親吾之父以及人之
父而天下之父子莫不親矣親吾之兄以及人之兄
而天下之兄弟莫不親矣君臣也夫婦也朋友也推
而至於鳥獸草木也而皆有以親之無非求盡吾心

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四
焉以自明其明德也是之謂明明德於天下是之謂
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曰然則烏在其為止至善者乎
昔之人固有欲明其明德矣然或失之虛罔空寂而
無有乎家國天下之施者是不知明明德之在於親
民而二氏之流是矣固有欲親其民者矣然或失之
知謀權術而無有乎仁愛惻怛之誠者是不知親民
之所以明其明德而五伯功利之徒是矣是皆不知
止於至善之過也是故至善也者明德親民之極則
也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靈昭不昧者皆其至善之
發見是乃明德之本體而所謂良知者也至善之發

見是而是焉非而非焉固吾心天然自有之則而本
容有所擬議加損於其間也有所擬議加損於其間
則是私意小智而非至善之謂矣人雖不知至善之
在吾心而用其私智以求之於外是以昧其是非之
則至於橫鶩决裂人欲肆而天理亡明德親民之學
大亂於天下故止至善之於明德親民也猶之規矩
之於方員也尺度之於長短也權衡之於輕重也方
圓而不止於規矩爽其度矣長短而不止於尺度乖
其制矣輕重而不止於權衡失其準矣明德親民而
不止於至善亡其則矣夫是之謂大人之學大人者

陽明集文錄 卷之四
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也夫然後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元善喟然而嘆曰甚哉大人之學若是其易簡也吾乃今知天地萬物之一體矣吾乃今知天下之爲一家中國之爲一人矣一夫不彼其澤若已推而內諸溝中伊尹其先得我心之同然乎於是名其蒞政之堂曰親民而曰吾以親民爲職者也吾務親吾之民以求明吾之明德也夫爰書其言于壁而爲之記

萬松書院記 乙酉

萬松書院在浙省南門外當湖山之間弘治初叅政周君近仁因廢寺之址而改爲之廟親規制略以學

宮延孔氏之裔以奉祀事近年以來有司相繼緝理地益以勝然亦止爲遊觀之所而講誦之道未備也嘉靖乙酉侍御潘君景哲奉命來巡憲度丕肅文風聿新旣簡鄉闈收一省之賢而上之南宮矣又以遺才之不能盡取爲憾思有以大成之乃增修書院益廣樓居齋舍爲三十六楹具其器用置贍田若干頃揭白鹿之規掄彥選俊肄習其間以倡列郡之士而以厲之提學僉事萬君汝信汝信曰是固潮之責也藩臬諸君咸贊厥成使知事嚴網董其役知府陳力推官陳箴輩相協經理閱月踰旬工訖事舉乃來

陽明全集文錄 卷之四
請言以紀其事惟我 皇明自國都至於郡邑咸建
廟學群士之秀專官列職而教育之其於學校之制
可謂詳且備矣而名區勝地往往復有書院之設何
哉所以匡翼夫學校之不逮也夫三代之學皆所以
明人倫今之學宮皆以明倫名堂則其所以立學者
固未嘗非三代意也然自科舉之業盛士皆馳騫於
記誦辭章而功利得喪分惑其心於是師之所教第
子之所學者遂不復知有明倫之意矣懷世道之憂
者思挽而復之卒亦未知所措其力譬之兵事當玩
弛偷惰之餘則必選將閱伍更其號令旌旗懸非格

之賞以倡敢勇然後士氣可得而振也今書院之設
固亦此類也歟士之來集於此者其必相與思之曰
既進我於學校矣而復優我於是何爲乎寧獨以精
吾之舉業而已乎便吾之進取而已乎則學校之中
未嘗不可以精吾之業而進取之心自吾所汲汲非
有待於人之從而趨之也是必有進於是者矣是固
期我以古聖賢之學也古聖賢之學明倫而已堯舜
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
中斯明倫之旨矣道心也者率性之謂也人心則僞
矣不雜於人僞率是道心而發之於用也以言其情

陽明全集文錄 卷之四
則為喜怒哀樂以言其事則為中節之和為三千三百經曲之禮以言其倫則為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而三才之道盡此矣舜使契為司徒以教天下者教之以此也是故天下古今聖愚之所同具其或昧焉者物欲蔽之非其中之所有不備而假求之於外者也是故所謂不慮而知其良知也不學而能其良能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也孔子之聖則曰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是明倫之學孩提之童亦無不能而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能盡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家齊國

治而天下平矣是故明倫之外無學矣外此而學者謂之異端非此而論者謂之邪說假此而行者謂之宿術飾此而言者謂之文辭背此而馳者謂之功利之徒亂世之政雖今之舉業必自此而精之而後不愧於敷奏明試雖今之仕進必由此而施之而後無忝於行義達道斯固國家建學之初意諸君緝書院以興多士之盛心也故為多士誦之

稽山書院尊經閣記 乙酉

經常道也其在於天謂之命其賦於人謂之性其主於身謂之心心也性也命也一也通人物達四海塞

陽明全集卷之四
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其應乎感也則為惻隱為羞惡為辭讓為是非其見於事也則為父子之親為君臣之義為夫婦之別為長幼之序為朋友之信是惻隱也羞惡也辭讓也是非也是親也義也序也別也信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是常道也以言其陰陽消息之行焉則謂之易以言其紀綱政事之施焉則謂之書以言其歌詠性情之發焉則謂之詩以言其條理節文之著焉則

謂之禮以言其欣喜和平之生焉則謂之樂以言其誠偽邪正之辯焉則謂之春秋是陰陽消息之行也

以至於誠偽邪正之辯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夫是之謂六經六經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陰陽消息者也書也者志吾心之紀綱政事者也詩也者志吾心之歌詠性情者也禮也者志吾心之條理節文者也樂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春秋也者志吾心之誠偽邪正者也君子之於六經也求之吾心之陰

陽消息而時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紀綱政
事而時施焉所以尊書也求之吾心之歌詠性情而
時發焉所以尊詩也求之吾心之條理節文而時著
焉所以尊禮也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時生焉所
以尊樂也求之吾心之誠偽和正而時辯焉所以尊
春秋也蓋昔者聖人之扶人極憂後世而述六經也
猶之富家者之父祖慮其產業庫藏之積其子孫者
或至於遺忘散失卒困窮而無以自全也而記籍其
家之所有以貽之使之世守其產業庫藏之積而享
用焉以免於困窮之患故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而

六經之實則具於吾心猶之產業庫藏之實猶種
色色具存於其家其記籍者特名狀數目而已而世
之學者不知求六經之實於吾心而徒考索於影響
之間牽制於文義之末硜硜然以為是六經矣是猶
富家之子孫不務守視享用其產業庫藏之實積日
遺忘散失至為屢人丐夫而猶囂囂然指其記籍曰
斯吾產業庫藏之積也何以異於是嗚呼六經之學
其不明於世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尚功利崇邪說是
謂亂經習訓詁傳記誦沒溺於淺聞小見以塗天下
之耳目是謂侮經侈淫辭競詭辯飾奸心盜行逐世

陽明全集卷之四
壟斷而猶自以為通經是謂賊經若是者是并其所謂記籍者而割裂棄毀之矣寧復知所以為尊經也乎越城舊有稽山書院在卧龍西岡荒廢久矣郡守滑南南君大吉既敷政於民則慨然悼末學之支離將進之以聖賢之道於是使山陰令吳君瀛拓書院而一新之又為尊經之閣於其後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和慝矣閣成請予一言以諭多士予既不獲辭則為記之若是嗚呼世之學者得吾說而求諸其心焉其亦庶乎知所以為尊經也矣

重脩山陰縣學記

乙酉

山陰之學歲久彌敝教諭汪君瀚輩以謀於縣尹顧君鐸而一新之請所以詔士之言於予時予方在疚辭未有以告也已而顧君入為秋官即洛陽吳君瀛來代復增其所未備而申前之請昔予官番都因京兆之請記其學而嘗有說矣其大意以為朝廷之所以養士者不專於舉業而實望之以聖賢之學今殿廡室舍拓而輯之餼廩條教具而察之者是有司之修學也求天下之廣居安宅者而修諸其身焉此為師為弟子者之修學也其時聞者皆惕然有省然於凡所以為學之說則猶未之及詳今請為吾越之

陽明先生文集 卷之四
十一言之夫聖人之學心學也學以求盡其心而已
堯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
允執厥中道心者率性之謂而未雜於人無聲無臭
至微而顯誠之源也人心則雜於人而危矣偽之端
矣見孺子之入井而惻隱率性之道也從而內交於
其父母焉要譽於鄉黨焉則人心矣饑而食渴而飲
率性之道也從而極滋味之羨焉恣口腹之饗焉則
人心矣惟一者一於道心也惟精者慮道心之不一
而或二之以人心也道無不中一於道心而不息是
謂允執厥中矣一於道心則存之無不中而發之無

不和是故率是道心而發之於父子也無不親發之
於君臣也無不義發之於夫婦長幼朋友也無不別
無不序無不信是謂中節之和天下之達道也故四
海而皆準亘古今而不窮天下之人同此心同此性
同此達道也舜使契為司徒而教以人倫教之以此
達道也當是之時人皆君子而比屋可封蓋教者惟
以是為教而學者惟以是為學也聖人既沒心學晦
而人偽行功利訓詁記誦辭章之徒紛沓而起支離
决裂歲盛月新相沿相襲各是其非人心日熾而不
復知有道心之微間有覺其紕繆而畧知反本求源

者則又闕然指為禪學而群言之嗚呼心學何由而復明乎夫禪之學與聖人之學皆求盡其心也亦相去毫釐耳聖人之求盡其心也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也吾之父子親矣而天下有未親者焉吾心未盡也吾之君臣義矣而天下有未義者焉吾心未盡也吾之夫婦別矣長幼序矣朋友信矣而天下有未別未序未信者焉吾心未盡也吾之一家飽暖逸樂矣而天下有未飽暖逸樂者焉其能以親乎義乎別序信乎吾心未盡也故於是有紀綱政事之設焉有禮樂教化之施焉凡以裁成輔相成己成物而求盡吾心

盡耳心盡而家以齊國以治天下以平故聖人之學不出乎盡心禪之學非不以心為說然其意以為是達道也者固吾之心也吾惟不昧吾心於其中則亦已矣而亦豈必屑屑於其外其外有未當也則亦豈必屑屑於其中斯亦其所謂盡心者矣而不知已陷於自私自利之偏是以外人倫遺事物以之獨善或能之而要之不可以治家國天下蓋聖人之學無人已無內外一天地萬物以為心而禪之學起於自私自利而未免於內外之分斯其以為異也今之為心性之學者而果外人倫遺事物則誠所謂禪矣使其

未嘗外人倫遺事物而事以存心養性為事則固聖
門精一之學也而可謂之禪乎哉世之學者承沿其
舉業詞章之習以荒穢伐伐其心既與聖人盡心之
學相背而馳日鶩日遠莫知其所抵極矣有以心性
之說而招之來歸者則顧駭以為禪而反仇讐視之
不亦大可哀乎夫不自知其為非而以非人者是舊
習之為蔽而未可遽以為罪也有知其非者矣藐然
視人之非而不以告人者自私者也既告之矣既知
之矣而猶冥然不以自反者自棄者也吾越多豪傑
之士其特然無所待而興者為不少矣而亦容有蔽

以後少西頁

容已矣夫所謂正諸先覺者既以其人為先覺而師
之矣則當專心致志惟先覺之為聽言有不合不得
棄置必從而思之思之不得又從而辨之務求了釋
不敢輒生疑惑故記曰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
知敬學苟無尊崇篤信之心則必有輕忽謾易之意
言之而聽之不審猶不聽也聽之而思之不慎猶不
思也是則雖曰師之亦不師也

夫所謂考諸古訓者聖賢垂訓莫非教人去人欲而
存天理之方若五經四書是已吾惟欲去吾之人欲
存吾之天理而不得其方是以求之於此則其展卷

之際真如饑者之於食求飽而已病者之於藥求愈而已暗者之於燈求照而已跛者之於杖求行而已

曾有徒事記誦講說以資口耳之弊哉

夫立志亦不易矣孔子聖人也猶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立者立志也雖至於不踰矩亦志之不踰矩也志豈可易而視哉夫志氣之帥也人之命也木之根也水之源也源不濶則流息根不植則木枯命不續則人死志不立則氣昏是以君子之學無時無處而不以立志為事正目而視之無他見也傾耳而聽之無他聞也如猫捕鼠如鷄覆卵精神心思

疑一融結而不復知有其他然後此志常立神氣精明義理昭著一有私欲即便知覺自然容住不得矣故凡一毫私欲之萌只責此志不立即私欲便退聽一毫客氣之動只責此志不立即客氣便消除或怠心生責此志即不怠忽心生責此志即不忽燥心生責此志即不燥如心生責此志即不姪忿心生責此志即不忿貪心生責此志即不貪傲心生責此志即不傲吝心生責此志即不吝蓋無一息而非立志責志之時無一事而非立志責志之地故責志之功其於去人欲有如烈火之燎毛太陽一出而魍魎潛消

陽明先生文集卷之四
也。自古聖賢因時立教，雖若不同，共用功太指無或少異。書謂惟精惟一，易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孔子謂格致誠正，博文約禮，曾子謂忠恕，子思謂尊德性而道問學，孟子謂集義養氣，求其放心。雖若人自為說，有不可強同者，而求其要領，歸密合若符契，何者？夫道一而已，道同則心同心同，則學同，其卒不同者，皆邪說也。後世大患，尤在無志，故今以立志為說中，間字字句句，莫非立志，蓋終身問學之功，只是立得志而已。若以是說而合精一，則字字句句皆精一之功，以是說而合敬義，則字字句句皆敬義之功。其精

格致博約忠恕等說，無不聯合，但能實心體之，然信予言之非妄也。

約齋說 甲戌

滁陽劉生韶既學於陽明子，乃自悔其平日所嘗致力者，泛濫而無功，瑣雜而不得其要也。思得夫簡易可久之道而固守之，乃以約齋自號，求所以為約之說於予。予曰：予欲其約，乃所以為煩也。其惟循理乎？理一而已。人欲則有萬，其殊是故一則約，萬則煩矣。雖然，理亦萬殊也，何以求其一乎？理雖萬殊而皆具於吾心，心固一也。吾惟求諸吾心而已，求諸心而皆

出乎天理之公焉斯其行之簡易所以為約也已彼
 其膠於人欲之私則利害相攻毀譽相制得失相形
 榮辱相纏是非相傾顧瞻牽滯紛紜舛戾吾見其煩
 且難也然而世之知約者鮮矣孟子曰學問之道無
 他求其放心而已其知所以為約之道歟吾子勉之
 吾言則亦以煩

見齋說

乙亥

辰陽劉觀時學於潘子既有見矣復學於陽明子嘗
 自言曰吾名觀時觀必有所見而吾猶懵懵無睹也
 扁其居曰見齋以自勵問於陽明子曰道有可見乎

曰有有而未嘗有也曰然則無可見乎曰無無而未
 嘗無也曰然則何以為見乎曰見而未嘗見也觀時
 曰弟子之惑滋甚矣夫子則明言之以教我乎陽明
 子曰道不可言也強為之言而盜晦道無可見也妄
 為之見而益遠夫有而未嘗有是真有也無而未嘗
 無是真無也見而未嘗見是真見也子未觀於天乎
 謂天為無可見則蒼蒼耳昭昭耳日月之代明四時
 之錯行未嘗無也謂天為可見則即之而無所指之
 而無定執之而無得未嘗有也夫天道也道天也風
 可捉也影可拾也道可見也曰然則吾終無所見乎

古之人則亦終無所見乎曰神無方而道無體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是有方體者也見之而未盡者也顏子則如有所立卓爾夫謂之如則非有也謂之有則非無也是故雖欲從之未由也已故夫顏氏之子為庶幾也文王望道而未之見斯真見也已曰然則吾何所用心乎曰淪於無者無所用其心者也蕩而無歸滯於有者用其心於無用者也勞而無功夫有無之間見與不見之妙非可以言求也而子顧切切焉吾文從而強言其不可見是以瞽瞍瞽也夫言飲者不可以為醉見食者不可以為飽子

求其醉飽則盍飲食之子求其見也其惟人之所不見乎夫亦戒慎乎其所不睹也已斯真睹也已所求見之道也已

矯亭說 乙亥

君子之行順乎理而已無所事乎矯然有氣質之偏焉偏於柔者矯之以剛然或失則傲偏於慈者矯之以毅然或失則刻偏於奢者矯之以儉然或失則陋凡矯而無節則過過則復為偏故君子之論學也不曰矯而曰克克以勝其私私勝而理復無過不及矣矯猶未免於意必也意必亦私也故克已則矯不必

言矯者未必能盡於克己之道也雖然矯而當其可亦克己之道矣行其克己之實而矯以名焉何傷乎古之君子也其取名也廉後之君子實未至而名先之故不曰克而曰矯亦矯世之意也方君時舉以矯名亭請予為之說

謹齋說 乙亥

君子之學心學也心性也性天也聖人之心純乎天理故無俟於學下是則心有不存而汨其性喪其天矣故必學以存其心學以存其心者何求哉求諸其心而已矣求諸其心何為哉謹守其心而已矣慎

也審問也慎思也明辯也篤行也曰謹守其心之功也謹守其心者無聲之中而常若聞焉無形之仲而常若睹焉故傾耳而聽之惟恐其或繆也注目而視之惟恐其或逸也是故至微而顯至隱而見善惡之萌而纖毫莫遁由其能謹也謹則存存則明明則其察之也精其存之也一昧焉而弗知過焉而弗覺弗之謹也已故謹守其心於其善之前焉若食之克飽也若抱赤子而履春冰惟恐其或陷也若捧萬金之璧而臨千仞之崖惟恐其或墜也其不善之前焉若鴆毒之投於羹也若虎蛇橫集而思所以避之也若

盜賊之侵陵而思所以勝之也古之君子所以疑至道而成盛德未有不由於斯者雖堯舜文王之聖然且兢兢業業而况於學者乎後之言學者舍心而外求是以支離决裂愈難而愈遠吾甚悲焉吾友侍御楊景瑞以謹名其齋其知所以為學之要矣景瑞堂遊白沙陳先生之門歸而求之自以為有見又二三年而忽若有得然後知其向之所見猶未也一日告病而歸將從事焉必底於成而後出君之篤志若此其進於道也孰禦乎君遣其子思元從予學亦將別予以歸因論君之所以名齋之義以告元思而遂以

為君贈

夜氣說 乙亥

天澤每過輒與之論夜氣之訓津津既有所興起至是告歸請益復謂之曰夜氣之息由於旦晝所養苟枯亡之反復則亦不足以存矣今夫師友之相聚於茲也切磋於道義而砥礪乎德業漸而入焉反而媿焉雖有非僻之萌其所滋也亦已罕矣迨其離群索居情可得肆而莫之警也欲可得縱而莫之泥也物交引焉志交喪焉雖有理義之前其所滋也亦罕矣故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夫人

亦孰無理義之心乎然而不得其養者多矣是以若
是其寥寥也天澤勉之

修道說 戊寅

率性之謂道誠者也脩道之謂教誠之者也故曰自
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中庸為誠之者而作脩
道之事也道也者性也不可須臾離也而過焉不及
焉離也是故君子有修道之功戒慎乎其所不睹恐
懼乎其所不聞微之顯誠之不可掩也脩道之功若
是其無間誠之也夫然後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
發而皆中節謂之和道修而性復矣致中和則大

立而達道行知天地之化育矣非至誠盡性其孰能
與於此哉是脩道之極功也而世之言脩道者離矣
故特著其說

自得齋說 甲申

孟子云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
君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
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夫率性之謂道道吾性也
性吾生也而何事於外求世之學者業辭章習訓詁
工技藝探賾而索隱弊精極力勤苦終身非無所謂
深造之者然亦辭章而已耳訓詁而已耳技藝而已

耳非所以深造於道也則亦外物而已耳寧有所謂自得逢原者哉古之君子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致其良知而不敢須臾或離者斯所以深造乎是矣是以大本立而達道行天地以位萬物以育於左右逢原乎何有黃勉之省曾氏以自得名齋蓋有志於道者請學於予而靳為之說予不能有出於孟氏之言也為之書孟氏之言嘉靖甲申六月朔陽明山人王其書

博約說 乙酉

南元真之學於陽明子也聞致知之說而恍若有

既而疑於博約先後之訓復來請曰致良知以格物致知而後約我以禮也則既聞教矣敢問先博我以文而後約我以禮也則先儒之說得無亦有所不同歟陽明子曰理一而已矣心一而已矣故聖人無二教而學者無二學博文以約禮格物以致其良知一也故先後之說後儒支繆之見也夫禮也者天理也天命之性具于吾心其渾然全體之中而條理節目森然畢具是故謂之天理天理之條理謂之禮是禮也其發見於外則有五常百行酬酢變化語默動靜升降周旋隆殺厚薄之屬宣之於言而成章措之於

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四 五十三
為而成行書之於冊而成訓炳然蔚然其條理節目
之繁至於不可窮詰是皆所謂文也是文也者禮之
見於外者也禮也者文之存於中者也文顯而可見
之禮也禮微而難見之文也是所謂體用一源而顯
微無間者也故君子之學也於酬酢變化語默動
靜之間而求盡其條理節目焉非他也求盡吾心之
天理焉耳矣於升降周旋隆殺厚薄之間而求盡其
條理節目焉非他也求盡吾心之天理焉耳矣求盡
其條理節目焉者博文也求盡吾心之天理焉者約
禮也文散于事而萬殊者也故曰博文禮根於心而一

本者也故曰約博文而非約之以禮則其文為虛
而後世功利辭章之學矣約禮而非博文於文則其
禮為虛禮而佛老空寂之學矣是故約禮必在於博
文而博文乃所以約禮二之而分先後焉者是聖學
之不明而功利異端之說亂之也昔者顏子之始學
於夫子也蓋亦未知道之無方體形像也而以爲有
方體形像也未知道之無窮盡止極也而以爲有窮
盡止極也是猶後儒之見事事物物皆有定理者也
是以求之仰鑽瞻忽之間而莫得其所謂及聞夫子
博文之訓既竭吾才以求之然後知天下之事雖千

陽明全集文錄 卷之四
變萬化而皆不出於此心之一理然後知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然後知斯道之本無方體形像而不可以方體形像求之也本無窮盡止極而不可以窮盡止極求之也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蓋顏子至是而始有真實之見矣博文以約禮格物以致其良知也亦能有二學乎哉

惜陰說 丙戌

同志之在安成者間月為會五日謂之惜陰其志篤矣然五日之外孰非惜陰時乎離群而索君志不無少解故五日之會所以相稽功焉耳嗚乎天

運無一息之或停吾心良知之運亦無一息之或停良知即天道謂之亦則猶二之矣知良知之運無一息之或停者則知惜陰矣知惜陰者則知致其良知矣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此其所以學如不及至於發憤忘食也堯舜兢兢業業成湯日新又新文王純亦不已周公坐以待旦惜陰之功寧獨大禹為然子思曰戒慎乎其所不措恐懼乎其所不聞知微之顯可以入德矣或曰鷄鳴而起孳孳為利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然則小人亦可謂之惜陰乎

河東重刻陽明先生文錄卷之四終

河東重刻陽明先生文錄卷之五

雜著

書汪汝成格物卷 癸酉

予於汝成格物致知之說博文約禮之說博學篤行之說一貫忠恕之說蓋不獨一論再論五六論數十論不止矣汝成於吾言始而駭以拂既而疑焉又既而大疑焉又既而稍釋焉而稍喜焉而又疑焉最後與予遊於玉泉蓋論之連日夜而始快然以釋油然而以喜冥然以契不知予言之非汝成也不知汝成之言非予言也於戲若汝成可謂不苟同於予亦非苟

陽明先生全集卷之五
異於予者矣。卷首汝成之請，蓋其時尚有疑於予。今既釋然，予可以無言也。已叙其所以而歸之。

書石川卷 甲戌

先儒之學，得有淺深，則其為言亦不能無同異。學者惟當反之於心，不必苟求其同，亦不必強求其異。要在於是而已。今學者於先儒之說，苟有未合，不妨致思。思之而終有不同，固亦未為甚害。但不當因此而遂加非毀，則其為罪大矣。同志中徃徃似有此病，故特及之。程先生云：賢且學，他是處未須論；他不是處，此言最可以自警。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

則豈至於責人已甚而自治嚴矣。議論好勝，亦是今時學者大病。今學者於道如管中窺天，少有所見，即自足，自是傲然居之，不疑與人言論，不待其辭之終而已。先懷輕忽非笑之意，訑訑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不知有道者從傍視之，方為之竦息汗顏。若無所容，而彼悍然不顧，畧無省覺，斯亦可哀也。已近時同輩中，徃徃亦有是病者。相見時，可出此以警勵之。某之於道，雖亦畧有所見，未敢盡以為是也。其於後儒之說，雖亦時有異同，未敢盡以為非也。朋友之來問者，皆相愛者也，何敢以不盡吾所見正。

陽明先生文集卷之五
期體之於心務求真有所見其孰是孰非而身發明
之庶有益於斯道也若徒入耳出口互相標立門戶
以爲能學則非某之初心其所以見罪之者至矣近
聞同志中亦有類此者切須戒勉乃爲無負孔子云
默而識之學而不厭斯乃深望於同志者也

與傅生鳳 甲戌

祁生傳鳳志在養親而苦於貧徐曰仁之爲祁也憫
其志嘗育而教之及曰仁去祁生乃來京師謁予遂
從予而南聞予言若有省將從事於學然痛其親之
貧且老其繼母弟又瞽而愚無所資以爲養乃記譎

謂沽學文辭冀以是干升斗之祿日夜不息遂以是
得危疾幾不可救同門之士百計寬譬之不能已乃
以質於予予曰嘻若生者亦誠可憐者也生之志誠
出於孝親然已陷於不孝而不之覺矣若生者亦誠
可憐者也生聞之悚然來問曰家貧親老而不爲祿
仕得爲孝乎予曰不得爲孝矣欲求祿仕而至於成
疾以殞其軀得爲孝乎生曰不得爲孝矣殞其軀而
欲讀書學文以求祿仕祿仕可得乎生曰不可得祿
仕矣曰然則爾何以能免於不孝於是泫然泣下甚
悔且曰鳳何如而可以免於不孝予曰保爾生母絕

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五
爾身正爾情毋辱爾親盡爾職毋以得失為爾惕安
爾命毋以外物戕爾性斯可以免矣其父聞其疾危
來視遂欲携之同歸予憐鳳之志而不能成也哀鳳
之貧而不能賑也憫鳳之去而不能留也臨別書此
遺之

書王天宇卷 甲戌

徐曰仁數為予言天宇之為人予既知之矣今年春
始與相見於姑蘇話通宵益信曰仁之言天宇誠忠
信者也才敏而沉潛者也於是乎慨然有志於聖賢
之學非豪傑之士能然哉出茲卷請予言予不敢

謂古人之言曰聖誠而已矣君子之學以誠對
格物致知者立誠之功也譬之植焉誠其根也格致
其培壅而灌溉之者也後之言格致者或異於是矣
不以植根而徒培壅焉灌溉焉弊精勞力而不知其
終何所成矣是故聞日博而心日外識益廣而偽益
增涉獵考究之愈詳而所以緣飾其奸者愈深以甚
是其為弊亦既可觀矣顧猶况其說而莫之察也獨
何歟今之君子或疑予言之為禪矣或疑予言之求
異矣然吾不敢苟避其說而內以誣於已外以誣於
人也非吾天宇之高明其孰與信之

書王嘉秀請益卷

甲戌

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己也。故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古之人所以能見人之善，若己有之；見人之不善，則惻然若己推而納諸溝中者，亦仁而已矣。今見善而妬其勝己，見不善而疾視輕蔑，不復比數者，無乃自陷於不仁之甚，而弗之覺者邪？夫可欲之謂善，人之秉彛好是懿德，故凡見惡於人者，必其在己有未善也。瑞鳳祥麟，人爭快觀；虎狼蛇蝎，見者持挺刃而向之矣。夫虎狼蛇蝎未必有害人之心，而見之必惡，爲其有虎狼蛇蝎之形也。今之

爲人者，雖其自取未必盡惡，無亦在外者，猶有之形歟。此不可以不自省也。君子之學爲己之學也，爲己故必克己克己則無己，無己者無我也。世之學者，執其自私自利之心，而自任以爲爲己，濟焉入於隳墮斷滅之中，而自任以爲無我者，吾見亦多矣。嗚呼！自以爲有志聖人之學，乃墮於末世佛老邪僻之見，而弗覺，亦可哀也。夫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恕之一言，最學者所喫緊，其在吾子，則猶對病之良藥，宜時時勤服之也。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夫能見不賢而

內自省則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矣此遠怨之道也

書孟源卷 乙亥

聖人之學坦如大路但知所從入苟循循而進各隨分量皆有所至後學厭常喜異徃徃時入斷蹊曲徑用力愈勞去道愈遠向在滁陽論學亦懲末俗卑汚未免專就高明一路開道引接蓋矯枉救傷以拯時弊不得不然若終迷陋習者已無所責其間亦多興起感發之士一時趨向皆有可喜近來又復漸流空虛爲脫落新奇之論使人聞之甚爲足憂雖其人品高下若與終迷陋習者亦微有間然究其歸極相去

何哉孟源伯生復來金陵請益察其意向不爲進而談說之弊亦或未免故因其歸而告之以此遂使歸告同志務相勉於平實簡易之道庶無負相期云耳

書楊思元卷 乙亥

楊生思元自廣來學既而告歸曰夫子之教思元既畧聞之懼不克任請所以砭其疾者而書諸紳予曰子強明者也警敏者也強明者病於矜高是故亢而不能下警敏者病於淺陋是故浮而不能實砭子之疾其謙默乎謙則虛虛則無不容是故受而不溢德

斯聚矣。默則慎，慎則無不密。是故積而愈堅，誠斯立矣。彼少得而自盈者，不知謙者也。少見而自衒者，不知默者也。自盈者，吾必惡之。自衒者，吾必耻之。而人有不我惡者乎？有不吾耻者乎？故君子之觀人，而必自省也。其謙默乎？

書玄默卷

乙亥

玄默志於道矣，而猶有詩文之好，何耶？奕小枝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况君子之求道，而可分情於他好乎？孔子曰：詞達而已矣。蓋世之爲詞章者，莫不以是爲其口，亦獨不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

乎。德猶根也，言猶枝葉也。根之不植，而徒以枝葉爲者，吾未見其能生也。予別玄默，又友朋得玄默所爲詩者，見其辭藻日益以進，其在玄默固所爲根盛而枝葉茂者耶？玄默過留都，示予以斯卷，書此而遺之。玄默尚有以告我矣。

書顧維賢卷

辛巳

維賢以予將遠去，持此卷求書警戒之辭。只此警戒二字，便是予所最丁寧者。今時朋友大患不能立志，是以因循懈弛，散漫度日。若立志則警戒之意，當自不容已。故警戒者，立志之輔。能警戒則學問思辯

陽明先生文集 卷之五 七
之功切磋琢磨之益將日新又新沛然莫之能禦矣
程先生云學者為氣所勝習所奪只好責志又云凡
為詩文亦喪志又言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盡誠心
其文章雖不中不遠矣所守不約泛濫無功學問之
道四書中備矣後儒之論未免互有得失其得者不
能出於四書之外失者遂有毫釐千里之謬故莫如
專求之四書四書之言簡實苟以忠信進德之心求
之亦自明白易見與不善人居如入庖魚之肆久而
不覺其臭則與之俱化孔子大聖尚賴三益之資致
三損之戒吾儕從事於學顧墮俗同汚不思輔仁之

友敬求致道恐無是理矣非笑詆毀聖賢所不免伊
川有涪州之行孔子尚微服過宋今日風俗益偷人
心日以淪溺苟欲自立違俗拂眾指摘非笑紛然而
起勢所必至亦多由所養未深高自標榜所致學者
便不當自立門戶以昭謗速毀亦不當故避非毀同
流合污維賢溫雅朋友中最為難得似亦微失之弱
恐詆笑之來不能無動終為所動即依阿隱忍又將
淪胥以溺每到此便須反身痛自切責為己之志未
能堅定亦便志氣激昂奮發但知明己之善立己之
誠以求快足乎已豈暇顧人非笑指摘故學者只須

陽明先生文集 卷之五
責自家爲己之志未能堅定志苟堅定則非笑詆毀
不足動搖反皆爲砥礪切磋之地矣今時人多言人
之非毀亦當顧恤此皆隨俗習非之久相沿其說莫
知以爲非不知裡許盡是私意爲害不小不可以不
察也

壁帖

壬午

守仁鄙劣無所知識且在憂病奄奄中故凡四方同
志之辱臨者皆不敢相見或不得已而相見亦不敢
有所論說各請歸而求諸孔孟之訓可矣夫孔孟之
訓昭如日月凡支離决裂似是而非者皆異說也
一於聖人之學者外孔孟之訓而他求是舍日月之
明而希光於螢爝之微也不亦謬乎有負遠來之愷
聊此以謝荒迷不次

書王一爲卷

癸未

王生一爲自惠負笈來學居數月皆隨衆叅謁默然
未嘗有所請視其色津津若有所喜然一日衆皆退
乃獨復入堂下而請曰致知之訓千聖不傳之秘也
一爲旣領之矣敢請益予曰千丈之木起於膚寸之
萌芽子謂膚寸之外無所益歟則何以至於千丈子
謂膚寸之外有所益歟則膚寸之外子將何以益之

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五 九
一為躍然起拜曰聞教矣又三月思其母老於家告
歸省視因書以與之

書朱守諧卷 甲申

守諧問為學予曰立志而已問立志予曰為學而已
守諧未達予曰人之學為聖人也非有必為聖人之
志雖欲為學誰為學乎有其志矣而不日用其力以
為之雖欲立志亦烏在其為志乎故立志者為學之
本也為學者立志之事也譬之奕焉奕者其事也專
心致志者其心一也以爲鴻鵠將至者其心二也惟
奕秋之為聽其事專也思援弓繳而射之其事分也

守諧曰人之言曰知之未至行之不力予未有知也
何以能行乎予曰是非之心知也人皆有之子無患
其無知惟患不肯知耳無患其知之未至惟患不致
其知耳故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今執途之人而告
之以凡為仁義之事彼皆能知其為善也告之以凡
為不仁不義之事彼皆能知其為不善也途之人皆
能知之而子有弗知乎如知其為善也致其知為善
之知而必為之則知至矣如知其為不善也致其知
為不善之知而必不為之則知至矣知猶水也人心
之無不知猶水之無不就下也決而行之無有不就

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五
下者決而行之者致知之謂也此吾所謂知行合一者也吾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

書諸陽卷 甲申

妻姪諸陽伯復請學既告之以格物致知之說矣他日復請曰致知者致吾心之良知也是既聞教矣然天下事物之理無窮果惟致吾之良知而可盡乎抑尚有所求於其外也乎復告之曰心之體性也性即理也天下寧有心外之性寧有性外之理乎寧有理外之心乎外心以求理此告于義外之說也理也者心之條理也是理也發之於親則為孝發之於君則

為忠發之於朋友則為信千變萬化至不可窮竭而莫非發於吾之一心故謂端莊靜一為養心而以學問思辨為窮理者析心與理而為二矣若吾之說則端莊靜一亦所以窮理而學問思辨亦所以養心非謂養心之時無有所謂理而窮理之時無有所謂心也此古人之學所以知行並進而收合一之功後世之學所以分知行為先後而不免於支離之病者也曰然則朱子所謂如何而為溫清之節如何而為奉養之宜者非致知之功乎曰是所謂知矣而未可以為致知也知其如何而為溫清之節則必實致其溫

陽明先生文集卷之五
清之功而後吾之知始至知其如何而為奉養之宜則必實致其奉養之力而後吾之知始至如是乃可以為致知耳若但空然知其為如何溫清奉養而遂謂之致知則孰非致知者耶易曰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知也此孔門不易之教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

書張思欽卷 乙酉

三元張思欽元相將葬其親卜有日矣南走數千里師來請銘於予予之不為也久矣辭之固而請弗已則與之坐而問曰子之銘於我也將以圖不朽

於其親也則亦寧非孝子之心乎雖然子以為孝子之圖不朽於於親也盡於足而已乎將猶有進於是者也夫圖之於人也則曷若圖之於子乎傳之於其人之口也則曷若傳之於其子之身乎故子為賢人也則其父為賢人之父矣子為聖人也則其父為聖人之父矣其與托之於人之言也孰愈夫叔梁紇之名至今為不朽矣則亦以仲尼之為子耶抑亦以他人為之銘耶思欽感然而起稽顙而後拜曰元相非至於夫子之門則幾失所以圖不朽於其親者矣明日入而問聖人之學則語以格致之說焉求格致之

陽明先生文集 卷之五
要則語之以良知之說焉思欽躍然而起拜而復稽
曰元相苟非至於夫子之門則尚未知有其心又何
以圖不朽於其親乎請歸塋吾親而來卒業於夫子
之門則庶幾其不朽之圖矣

書中天閣勉諸生 乙酉

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
者也承諸君之不鄙每季來歸咸集於此以問學為
事甚盛意也然不能旬日之留而旬日之間又不過
三四會一別之後輒復離群索居不相見者動經年
歲然則豈惟十日之寒而已乎若是而求萌蘖之

不可得矣故予切望諸君勿以予之去階
聚散或五六日八九日雖有俗事相妨亦須破冗一
會於此務在誘掖獎勸砥礪切磋使道德仁義之親
日親日近則世利紛華之染亦日遠日疎所謂相觀
而善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者也相會之時尤須虛心
遜志相親相敬大抵朋友之交以相下為益或議論
未合要在從容涵育相感以誠不得動氣求勝長傲
遂非務在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其或矜已之長攻人
之短粗心浮氣矯以沽名訂以為直挾勝心而行憤
嫉以圯族敗群為志則雖日講時習於此亦無益矣

陽明先生文集 卷之五
諸君念之念之

書朱守乾卷

乙酉

黃州朱生守乾請學而歸為書致良知三字夫良知者即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待學而有不待慮而得者也人孰無是良知乎獨有不能致之耳自聖人以至於愚人自一人之心以達於四海之遠自古之前以至於萬代之終無有不同是良知也者是所謂天下之大本也致只是良知而行則所謂天下之達道也天地以位萬物以育將富貴貧賤患難夷狄無所入而弗自得也矣

書王憲翁

乙酉

今人病痛大段只是傲千惡百惡皆從傲上來傲則自高自是不肯屈下人故為子而傲必不能孝為弟而傲必不能弟為臣而傲必不能忠象之不仁冊朱之不肖皆只是一傲字便注果了一生做箇極惡大罪的人更無解救得處汝輩為學先要除此病根方才有地步可進傲之反為謙謙字便是對症之藥非但是外貌卑遜湏是中心恭敬樽節退讓常見自己不是真能虛己受人故為子而謙斯能孝為弟而謙斯能弟為臣而謙斯能忠堯舜之聖只是謙到至誠

處便是允恭克讓温恭允塞也汝曹勉之敬之其毋若伯魯之簡哉

書魏師孟卷

乙酉

心之良知是謂聖聖人之學惟是致此良知而已自然而致之者聖人也勉然而致之者賢人也自蔽自昧而不肯致之者愚不肖有也愚不肖者雖其蔽昧之極良知又未嘗不存也苟能致之即與聖人無異矣此良知所以為聖愚之同具而人皆可以為堯舜者以此也是故致良知之外無學矣自孔孟既沒此學失傳幾千百年賴天之靈禍復有見誠千古之一

快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每以啓夫同志無不踴然以喜者此亦可以驗夫良知之同然矣間有聽之而疑者則是支離之習沒溺既久先橫不信之心而然使能姑置其舊見而平氣以繹吾說蓋亦未有不幡然而悔悟者也南昌魏氏兄弟舊學於予既皆有得於良知之說矣其季良貴師孟因其諸兄而來請其資稟甚穎而意向甚篤然以借計北上不得久從於此吾雖畧已言之而未能悉也故特書此以遺之

書朱子禮卷

甲申

子禮為諸暨宰問政陽明子與之言學而不及政子禮退而省其身懲已之忿而因以得民之所惡也窒已之慾而因以得民之所好也舍已之利而因以得民之所趨也惕已之易而因以得民之所忽也去已之蠹而因以得民之所患也明已之性而因以得民之所同也三月而政舉嘆曰吾乃今知學之可以為政也已他日又見而問學陽明子與之言政而不及學子禮退而修其職平民之所惡而因以懲已之忿也從民之所好而因以窒已之慾也順民之所趨而因以合已之利也警民之所忽而因以惕已之易也

林民之所患而因以去已之蠹也復民之所同而因以明已之性也朞年而化行嘆曰吾乃今知政之可以為學也已他日又見而問政與學之要陽明子曰明德新民一也古之人明明德以親其民親民所以明其明德也是故明明德體也親民用也而止至善其要矣子禮退而求至善之說炯然見其良知焉曰吾乃今知學所以為政而政所以為學皆不外乎良知焉信乎止至善其要也矣

書林司訓卷

丙戌

林司訓年七十九矣走數千里謁予於越予憫其既

老且貧媿無以為濟也嗟乎昔王道之大行也分田制祿庶民皆有定制壯者修其孝弟忠信老者衣帛食肉不負戴於道路死徙無出鄉出入相友疾病相扶持烏有耄耋之年而猶走衣食於道路者乎周衰而王迹熄民始有無恒產者然其時聖學尚明士雖貧困猶有固窮之節里閭族黨猶知有相恤之義逮其後世功利之說日浸以盛不復知有明德親民之實士皆巧文博詞以飾詐相規以偽相軋以利外冠裳而內禽獸而猶或自以為從事於聖賢之學如是而欲挽而復之三代嗚呼其難哉吾為此懼揭知行

合一之說訂致知格物之謬思有以正人心息邪說以求明先聖之學庶幾君子聞大道之要小人蒙至治之澤而堯堯者皆視以為狂惑喪心詆笑訾怒予亦不自知其力之不足日擠於顛危莫之救以死而不顧也不亦悲夫予過彭澤時嘗憫林之窮使邑令延為社學師至是又失其業於歸也不能有所資給聊書此以遺之

書黃夢星卷 丁亥

潮有處士黃翁保號坦夫者其子夢星來越從予學越去潮數千里夢星居數月輒一告歸省其父去二

三月輒復來如是者屢屢夢星質性溫然善人也而甚孝然稟氣差弱若不任於勞者竊怪其乃不憚道途之阻遠而勤苦無已也因謂之曰生既聞吾說可以家居養親而從事矣奚必往來跋涉若是乎夢星聽而言曰吾父生長海濱知慕聖賢之道而無所從求入既乃獲見吾鄉之薛楊諸子者得夫子之學與聞其說而樂之迺以青夢星曰吾衰矣吾不希汝業舉以干祿汝但能若數子者一聞夫子之道焉吾雖齋粥飲水死填溝壑無不足也矣夢星是以不遠數千里而來從每歸必求為二月之留以奉菽水不許

不為喻月之留亦不許居未旬日即已具資揚揚僕促之啓行夢星涕泣以請則責之曰唉兒女子欲以是為孝我乎不能黃鵠千里而思為翼下之雛徒使吾心益自苦故亟遊夫子之門者固夢星之本心然不能久留於親側而倏往倏來吾父之命不敢違也予曰賢哉處士之為父孝哉夢星之為子也勉之哉卒成乃父之志斯可矣今年四月上旬其家忽使人來訃云處士沒矣嗚呼惜哉嗚呼惜哉聖賢之學其父見棄於世也不啻於土苴苟有言論及之則眾共非笑詆斥以為怪物惟世之號稱賢士大夫者

乃始或有以之而相講究然至考其立身行己之實
與其家庭平日之間所以訓督期望其子孫者則又
未嘗不汲汲焉惟功利之爲務而所謂聖賢之學者
則徒以資其談論粉飾文具於其外如是者常十而
八九矣求其誠心一志實以聖賢之學督教其子如
處士者可多得乎而今亡矣豈不惜哉豈不惜哉阻
遂無由往哭遙寄一奠以致吾傷悼之懷而叙其遺
子來學之故若此以風勵夫世之爲父兄者亦因以
益勵夢星使之務底於有成以無忘乃父之志

河東重刻陽明先生文錄卷之五

46065

